

陔華小題文存



國有節用

乙亥

一

五

十

二十

五十

百

國用有經非徒省之謂也夫國之用何可廢而過用不可也尚其節之今使為國者執國奢示儉之說而山樞致請泐莫貽譏也殆非所以存國體然使欲矯吝嗇之弊而用之無度遂至屋穀盈廷蟬蟀絮服也更非所以固國基惟夫養一人沒汨之懷劑萬物盈虛之數斯主德於焉清而物力於焉厚已如敬事而信固已夫國之事不首在于用哉用之在上者自郊廟朝廷之大以至起居服御之微凡夫芻秣之式醯醢之供罔弗仰稟其成於冢宰公帑二而私帑一宮廷所以無玩好之儲也用之在下者自冠昏喪紀之

之經以至崇黼祭蜡之典凡夫器械之宜財賄之細罔弗周知其數于天官三餘一而九餘三草野所以決奇淫之習也然則用也而可不節乎哉如其不節豹爲虎幄用靡于服飾矣矣魚弄馬用侈于遊觀矣鶴乘軒鶴有祿用濫于匪頒矣且也金鑄三鍾玉輸五穀弊陳百兩幕設九張而率之杼袖已空遂日出求車求金之使如其節之一駟二駟用準乎天時矣上農下農用因乎地利矣散食充食用視乎人工矣且也資牽有致犒禮有頒泉府有賒道路有積而究之園通之無滯斷不登生金生玉之書夫然而節之固有道矣節之道一在于式灋均節邦之財用即總其要于太宰

矣乃宰夫復以式灋送之太府復以式灋頒之職弊復以式灋贊之而且酒正僅供漿醫亦以式灋授酒材委人僅掌薪芻猶以式灋斂余聚五行百產之積原作之以君相之精神則造物亦謹司其筦鑰上不敢違式灋而妄費下不敢違式灋而妄供消息常通而何待權母子權母之經營徵粟徵牢之造助也哉節之道一在于會計均節邦之財用既受其貳于司會矣乃司書復以會計奠其錄職內復以會計執其總職歲復以會計揭其後而且司表何關國計而歲終尚會其功良掌皮何與正供而歲終尚會其財齋漏卮中飽之弊重之卿士之鈎考則百度咸仰受其裁成宮中之

男食者四之一度土圭而貢壤奠更不容奢靡是尚轉或廢夫祭
祀朝聘之規用也而敢不節哉且夫事^時至今日節亦難言之矣穀
蠶之飛也乘鳩之樂也弓之大屈也馬之肅爽也而且投壺中雉
徒誇酒肉之多奉豕元廷莫正膏梁之性此過奢而不得為節者
也朝羞之設脯也公膳之更雞也羽毛之弗歸也瓊學之弗與也
而且^書芒克三都幾作然麻之棄齊如四量空增朽蠹之憂此過儉
而亦不得為節者也若夫錦遺一筐者結好之良圖也戶貸一鍾
者採荒之善政也然而廉皮四個木瓜禮及於苞苴犬酒二壺脂
稻恩周於童孺此霸國之權謀而究亦不得謂之節也惟然而節

之道可知矣天地之精英祇有此數施之不得其所物力遂有耗
而不給之虞節之者貴乎衡量于本末之地焉無敢作奇技淫巧
以蕩上心無敢侈服物表章以亂百度使度支之計常寬然其有
餘故一時雖遇凶荒且通以三十年而無憂匱乏之國家之出內自
有常經受之或失其宜泉府因有關而不通之患節之者貴乎綜
覈于名實之防焉不敢一委諸吏而侵漏飽乎奸橐不敢一聽之
意而匪頒濫及庸材使官府之間常畫然其有限故明君不計多
寡第領以十二事而自見盈寧此治國者制用之經其即平天下
者理財之道歟而不第已也

而祿清切

所宜於矯矯虎臣濟濟多士之儔先端其槩藥此其道在臨之而已間嘗歷聘侯邦見夫英豪之佻侮慢自賢剛愎自用其政令嚴令厲而精詳其法度周密而深刻則為之咨嗟太息而傷禮意之先亡無他臨之以威猛則以之者無其本也又嘗披覽簡策見夫庸懦之才不道不^共逆不昭不從其典型淪已而敗壞其紀律懈怠而廢弛則為之感興無端而歎禮儀之盡廢無他臨之以惰慢則以之者失其權也而豈若禮之可以為國哉子大夫何以臨之其惟臨之以莊乎禮為國之幹衣冠偶懈尚難示人况在執政我夫莊非因臨之而始飭也志不可辱當思匪驕而匪傲欲不可繼宜

引用集

勉亢身而亢宗本平日之寅恭以著立朝之風範則緇衣昭其宜好素絲著其委蛇自覺凜乎其難犯也精言之真直可追泮水坵郊之盛而仰企儀金型禮為國之本象影偶慙尚滋負疚况對大廷乎夫莊更以臨之而益深也視聽通乎天命畏天敢不恪恭呼吸關乎君身事君敢不虔肅緣中懷之謹慎以昭外貌之端凝則頌皮弁者伊騏嘒毳衣都如葵更覺儼乎其莫干也切言之奚至來五父臺社之盟而致傷凌替子大夫勉乎哉以束身者消隱以檢身者防邪探其原於禮意而禮躬有本且見周中矩而折中規勿以恭儉可貌為勿以威儀可虛設嚴其範於禮儀而率物有原

益見威可畏而儀可象民之敬也何待使哉

按部就班端存百度

或曰管仲儉乎壬申

時人疑器小之說而因以儉為解焉夫管仲即儉亦無解於器小也乃或人竟以儉當之乎且繫辭之釋易也曰歲器于身而受之以損者其象為二蓋用享則儉樸無華何害於成器而動哉乃溯相業於青齊現品量者祇同坎之不足謀身家者未聞約之自牖而曲為之說者猶欲援國奢示儉為辭也以管仲為器小子言詎無所見也而豈儉之云乎乃或人則聞而有言矣葵邱首止隆名久著於寰區乃一旦而譏刺遽加斯不禁驟聆而動其驚疑之意九合一匡受賜曾祿於大聖乃無端而品題忽易斯不禁沈吟而

姑為解免之詞曰吾今者求所謂器小者而不得也器運以才而
仲之才不可謂小也器見於功而仲之功尤不可謂小也噫吾知
之矣張廉耻于四維子殆反言以諷世也斂利權于一孔子更畧
迹而原也子以器小目管仲管仲儉乎今夫以仲為器小辨論也
以仲為儉亦辨論也仲之器不可見而子可刻求之則仲之儉雖
無徵而吾得懸揣之葛屨山樞繫諸齊風之後矣夫兩牡兩狼歌
令令而揖我如雲如雨賦薄薄于行人使仲或尤而效之則梁肉
是食交繡是衣恐亦未肯多讓乃高俸謝事以還內寵六人雖未
能指陳夫宮闈而教辟驕志搯風土者此後遂絕響于歌詩則仲

之儉諒足以挽當時之頹俗矣已山高乘馬著於管子之書矣夫婢
子侍側能歌育育之魚優笑在前孰憚嗷嗷之狗使仲或頷而樂
之則國子之鼓高子之鼓何妨樂此不疲乃坐阜稅囚而後書社
五百雖未嘗辭祿于天家而屏黜易牙薄滋味者此事每豔稱諸
傳記則仲之儉更足以垂後世之典型已當夫窮居穎上之初分
財欺友營利供親儉亦徒屈於時勢乃我觀謹鹽菜之利食止五
升權紫素之宜價增十倍雖租賦四萬金曾犒勝軍壯士而鄙上
之黍不生北里之禾不至規模未廣殆以儉率一邦也不然包茅
有責何勞遠閭水濱小穀可城何待屬徒他國哉及夫致饗上卿

之際朱鏤蓋朱紘山節藻稅儉似難察服生平乃我觀東道可通
必俟老圭告糴西朝常獻必資石壁陰謀縱重錦三十兩曾歸鄰
國夫人而幣則充以罷馬奉則藉以鹿皮櫟陋無文早以儉聞天
下也不然出陳鄭之間何僅共其扉屢望瓊瑤之報何僅投以木
瓜哉或人之言如此夫屏圭與薛詎足損凡几之容翠被復陶寧
之媿情情之度儉不儉何與於器乎然而或人則未之知也

然則管仲知禮乎已已

昧不儉之旨者因以知禮疑伯佐焉夫不儉非必知禮也或人以
疑管仲豈明禮意者耶若謂吾嘗聞夫子之論禮矣曰儉不中禮
若是乎理大物博之底誠非櫟陋無文者所能窺測也乃若輕重
則權之以術侈靡則著之於篇潤相業於青齊狗亦國儉而示之
以禮焉則請夫子不儉之說而更論夫管仲書著大匡仲之經綸
素裕矣府海而利擅夫鹽官山而財饒於鐵均節有式禮之所為
貴乎多貴乎文也天時有生地理有宜制以禮則不嫌於濫城完
小穀仲之權勢甚隆矣飾美其室而山節藻稅飾於服而青蓋朱衣

柱義同大

厲崇尤工

儀等必嚴禮之所為推而進順而撫也以重國威以尊國體合于
禮而寧過於奢是仲之不儉所以行禮也然則管仲知禮乎禮莫
如推尊王室我觀請隧而竟茂王章殺烝而未聞王享幾莫知周
禮之當尊矣而仲固何如者乎使傳致胙凜天威而展下拜之儀
功者平戎承王命而辭上卿之饗賜一級而達顏咫尺讓守而
來節春秋奉禮以無貽隕越而不忘其上依然愷悌之風也而石
罍通萬泉之饋菁茅來三脊之封固無論已禮莫重于睦鄰封我
觀投壺而失辭見辱拔手而無信貽譏幾莫知賓禮之宜習矣而
仲又何如者乎乘馬歸公咏出車而簡書是畏邑第入貢徵緡酒

禮 鄒子事不可不
用 車更係焉

而王祭克其陳賜履于東海西河仗專征于五侯九伯車禮以逆
事招構而無人不懷固非德刑所被也而重禮而歸若市人脩禮
而官受方物概可推已就列國之知禮者而論石磬斷椽趙文則
禮從其等金懸地室鄒子則禮行其民亦既知禮而定尊卑之序
矣仲惟能以禮用其不期成民之事定民之居無一非體國經野
之法也使非明禮有素則參其國伍其鄙其能宏此遠猷就齊
國之知禮者而言歎路寢之美晏子則以禮救時務魯難之寧仲
孫則以禮為本亦既知禮而陳廣大之規矣仲惟能以禮弼其主
斯諸侯稱寬諸侯稱順無一非天經地義之精也使非學禮既深

則服無大。蒺無弓。其能幾於王道哉。臺觀雲物。實遵保章。馮相之規。官備巨僚。爰立司鳥宗人之職。抑吾聞之。禮器必期大備。仲之器雖小。而於禮或未必不知也。敢復質諸夫子。

取材不出左氏而滿紙煇燭此

為善學選體

赤也東帶立於朝

欲知習禮之能。可設想其立朝時矣。夫赤固習禮者也。雖未嘗立於朝。而束帶立朝之度。不可為赤設想耶。且吾嘗問三子之志矣。由求志在兵農。而赤獨嫻於禮樂。夫禮樂所以章身也。惟其和順積於中。而後光輝發於外。試即風徽之素著。以想其品概之不羣。覺正笏垂紳之度。固有可一望而知者。子大夫繼由求而問赤。亦知赤固何如者耶。不必受兵車而有整暇之風。則交以干戈。何若將以玉帛也。觀風裁之爾雅。而致身廊廟。洵足為華國之英。不必參陪貳而寄繭絲之任。則藝能夙擅。何若文木是觀也。緬儀範之

雍容而行禮廟堂自堪備羽儀之選夫赤因非無所表見者則試
作立朝觀且作束帶立於朝觀冕旒垂象大君尚著終著辟之輝
詎必對天顏而或敢隕越夫侍則抱紳視則下裕習下臣之步武
即以欽我白之聲靈也何敢形其媒慢乎爵原天錫擊帶寧至
三褫服豈不哀紳制自長三尺佩垂佩委之際所為高不失亢下
不失卑者殊覺帶則有餘已足增休光於朝右已象笏書思同列
既守辟垂之制詎宜臨殿陛而不致寅恭夫分華四叩昭采參分
緬規矩而有光榮即以對堂庶而無愧色赤也敢不凜其尊嚴乎
其帶伊絲既立以正四國垂帶而厲九丘以式萬民揖左揖右之

餘殊所為使人可敬使人可畏者殊覺帶非已褊九足留頌望於
朝端已與擊鑑而輝生獻紵縞而情洽茲之肆束及帶者固不僅
勤者收而走者擁也際此穆穆皇之會有其服斯有其容固可為
赤也徵之矣蔥蔥是約朱紱方來庶同束錦請行一出而增儒林
之重將朝則傳威服退朝則表羔裘茲之恪立於朝者更非徒望
庭燎而聽雞人也當此翔翔濟濟之辰以服重即以人重又可為
赤也信之矣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寧第輕裘奉使一試而昭矚雅
蓋才蓋知禮未嘗無勇作樂亦可阜民由求且讓之矣與賓客言
不可以見赤之長乎

氣度雍和詞旨圓望而此為玄到家

賦得洛陽紙貴得都字五言八韻

聲價傳京洛鴻才繼兩都能令名紙貴都為妙文驅一字千

金值三篇萬選殊頻添魚網細屢索蜜香濡寫自充蠶蠶書

還盡鼠鬚十年心血擲百幅縑紅鋪買勝長門重成寧覆詎

源何如

黃勅下捧誦遍羣儒

蓋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

詔兩賢以言志各陳之而還以相叩焉蓋聖賢之志默相契尤必

顯相忝也夫子詔之二子陳之而子路還叩之意深哉且聖人之

教賢者與賢者之聖人^學在此一志而已矣所同者淵源者合所異

者資稟之殊惟同而異也故驗其氣象先以賢者為端惟異而同

也故定厥指歸必以聖人為準說在顏淵季路之侍也我夫子大

道為公有志未逮顏淵季路皆以聖人之志為志者也二子見之

最深則惟二子學之較切夫子對二子而此志殷然動焉而第不

六卷在

欲先自言也。故詔之曰：盍各言爾志。蓋溯其源於授受，高賢之蘊蓄，原歸至聖之範圍，則相契素深，奚必探取胸懷，以驗平生之所積，而揆其量於觀摩。黽勉之備，為詐等，高堅之神化，則相參乃見。何妨徵其抱負，以覘廣狹之所分。自深哉言志一問也。且夫學聖人以立志者，必學聖人以立言。所學同而言與志，未必皆同也。而子路勃然興矣。車裘可共，朋友無憾，其言非願學夫子歟。我夫子襟期闊遠，有以拓高朗者之心胸，故守於中而伎求不起，制於外而鄙吝不形。向非切磨於夫子者久，未必若是之光明磊落也。則由之志，既予之志所分，而望者也。而顏淵穆然遠矣。善勞雖有，伐

施則無，其言非願學夫子歟。我夫子詣力粹精，有以鑄沉潛者之心性，故矜情化而情得其平，驕氣除而氣歸於靜。向非薰陶於夫子者至，未必若是之深潛純粹也。則回之志，又予之志所微而寓者也。雖然，此遠足以駭予之志乎哉。由之志已大，而非大而能化回之已純，而非純而不已。此子路所以願聞予之志也。志不綜其全，猶偏而未備，故路之好義淵之樂道，不能不於散然萬物之內，進而直窮夫性量也。求所聞以擴其模，則廓宇有容，惟冀受裁於聖域，志不造其極，猶粗而未精，故路之大度，淵之小心，不能不於渾然一理之中，進而上溯其本原也。求所聞以立其準，則卓然獨絕。

此
卷之三
原

尤當仰企夫神功夫。二子固以聖人之志為志者也。同堂印證之。夫餘矣。子既有以牖二子之志。豈二子反不能窺夫子之志哉。微子路問吾知夫子亦必以所志示之矣。

以首尾取中間曰草蛇灰線

之物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

記使齊之後因請粟而追憶之焉。蓋子華之使使而有肥馬輕裘常也。微與粟之故子胡為追憶之哉。今使皇華奉使將母來。論內顧依依出門惘惘行者。跋涉之困居者無擔石之儲。此其情甚可念矣。嗟乎。當日載道情形。即有一二良朋周旋其際。何堪於事往之餘。復為追溯哉。乃事竟有不然者。日者夫子有事於齊。環顧及門無可使者。既而曰得其人矣。赤乎。爾雖有老母。其為我一適齊可也。維時同堂交羨之子華。遂具車馬飾衣裘。銜命以行。今夫

清空倒引

人之奉使也必結騎連騎束錦具幣驪歌載道祖餞郊畿者常也
吾不知子華當日車幾乘馬幾匹衣幾重裘幾襲送者何人贈者
何語又不知倚閭倚門傷心送別否揆袂揆手結念離羣否記者
宜詳誌之以為吾黨叙使事焉然而皆不誌也且夫遠適異國憂
心慙慙百里則春種千里則聚糧矧家有老母甘旨宜供儲其用
粟粟若干指其困有粟若干而恒情也吾意子華必謀諸母曰二
駒四駒升斗充乎實筮實庾饗殮給乎尚或室如懸磬不妨請於
子曰有母尸饗朝如莫繼親子鑿焉吾知子必與之且必與之矣
安有奉使之時就車注去終已弗顧者哉然而記者又不及也乃

逆接方不
平直

不意公西氏之家忽有與之粟者稽其數則五乘也問其人則冉
子也夫子華為子也使則宜為子也與曷藉乎冉子也蓋嘗為其
母請矣一請而子與之釜再請而子與之釜猶是與也十六豆為
釜十六斗為庾而十六斛則為秉冉子固熟計之而不必復以告
耳維時夫子知之遂有觸於求而忽念夫赤也於是一回朔焉而
豪華之狀如在目前一追維焉而都雅之客猶堪歷詆不覺慨然
曰求乎爾獨忘之乎齊地不必有闕山之阻而赤所乘者則有肥
馬矣使時不必有雨雪之霏而赤所衣者則有輕裘矣是役也赫
赫若前日事爾豈竟未之覩耶若明示焉若隱諷焉俾恍然自悟

願上怡好
起下

焉使非冉子與粟之故子已置之度外矣胡為於事過之後多此
一躊躇乎哉噫誼如冉子而敦古道矣而子碩有所權衡於其間
者何也則以便拍齊者固子華也

波濤掀控動合自然非支一節

而為之者

辛未七月初二日李道憲游文書院會課趙等三石

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主意

渾括

及振而入筆

勢夭矯跪若
游龍

用意深微

相士於俗外賢宰之鑒真矣夫徑不由室不至滅明個乎速矣然
非子游烏能識諸善曰以今日而論士亦難言其有矣非難其
和難其品也平居聲譽掄揚才華足重而立品未醇君子輕之矣
有人焉其操嚴於至細至微之地其意介於若遠之間世人
嗤焉偃竊異焉乃嘆士有真品固當索真賞於風塵外也不然武
城雖叢爾邑而地屬宗邦沐浴文教久矣豈無瓌璋非常之可牽
萃其間者而乃遜之又久僅得瀟臺滅明一人哉嗟乎捷徑開而
舉世便佞佻之習私室大而斯人怒奔競之門顯之在步履之間

微之在性情之地其弊淺成為世俗其害深中於人心也於此欲
卓然自立蓋戛焉乎其難矣遇偃自下車以來旁求後人舉無足
當意者無何而武城人走相告曰彼何人斯胡為畫地而趨也偃
竊心敬之為咏杖杜之章庶幾君子至此獲親道也居久之竟不
至又私誅之已而間一至則或孟月也或吉日也或春秋祭禁而
固密起伏之妙祭醜也非是則偃之室無滅明之迹矣於是恍然曰向者之至固
一氣啣接而下跌宕有勢盡至又私誅之已而間一至則或孟月也或吉日也或春秋祭禁而
高處立濶處為公事也非然胡可屈高賢之駕哉偃因之有感矣古之時教隆
行議論能見於上無有作者好導王之道無有作惡者導王之路經涂環涂之制
其大不同唐亦既達於郊畿矣而又大比以興賢能鄉射以詢衆庶讀灋以行
小言

一筆拍合

堅光切鄉音

勸或納於物之中即以物其物遊之習此士品所由端也今之
時俗散於下匪風嗟矣誰念西京周道履霜嘆矣誰傷東國周行
如砥如矢之規亦既鞠為茂草矣矧復在闕者青子之袂從沃者
朱子之襟道館者縑子之衣投閒抵巇之術轉成奔走之風之風
此士品所由壞也滅明亦猶行古之道耳豈復三代以下之人材
哉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豈虛語歟履道協幽人之吉于巷避遇主
之嫌非禮弗履可以見至正之懷焉良其趾者往塞來連納自牖
者樽酒貳缶閉邪存誠可以見大中之道焉嗟乎至今而論士
掄才為後而覈品宜先知夫以禮防民猶有論之者苟其操履

結出主意通
篇歸宿在此

神龍掉尾注
洋恣肆與入
手案相配篇
法完密

之不和廟取之不和而欲所得者非俗士者知其難也優安得宰
天下舉若而人者以風示斯世也

從子游相士一面用意是畫家背染法元評

仁者雖告之曰 甲戌

以告窮仁在告者固已量而後入矣蓋既為仁者則何事不可告
之仁者手權雖在告之者哉亦仁者自致之耳今試驟而語人曰
某為仁者其為仁者孰不欣然起而應之然而勿遽應也居天下
之美名必能遂天下之大願一自標異為仁者則一時之疑仁者
信仁者且謂惟善人能受畫言遂不必審擇焉而羣以斯言進何
則仁之量不可測也故平居必有包舍無外之規以遠勝夫萬物
仁者之歸眾而爭也故臨事必有堅若卓絕之力以靜攝夫羣言
義斯即不必有告之者而已無不可見仁者矣然欲為仁者預防

其後不得不為告者設想其言天地生一仁者遂以天地之心默
付之而以為諸天地而率籲難通告諸仁者而隱衷易達也舜不
能感風雷必不賜以龍工之服焉不能平水土必不畀以鴻範之
疇造物者故留其陷以觀仁者之用情焉是其告也直不彙天啓
其心神慕之謀而翹首而為彼蒼之新君相舉一仁者遂以君相
之責全授之所以告諸君相而難博下輒之位明王徒則汪告諸仁者而易
為將伯可呼也文能除炮烙而不能不格玉門之琴且能賦鷓鴣
而不能不納金滕之冊帝王亦退處於無權以俟仁者之鈔用焉
是其告也直不彙可為痛哭可為太息而大聲而為王途之跽蓋

天下至無理之事莫非至理不充周故凡依常理而行者人必不
容輕相告也仁者之制行因為斯世之準則告者方驚心于意外
而仁者諒早懸揣于意中天下至不情之言莫非至情不感名故
凡不及情之輩者人必不敢湯為告也仁者之素理早已懸的為
招則告者尚舍其意于言中而仁者肯更塞其責于言外惟其德
自命仁者而信之者遂恃以無恐焉此一告也未始非仁者之誤
告者也惟其顯自尊為仁者而疑之者遂有挾而求焉此一告也
又未始非告者之迫仁者也雖告之曰井有仁焉而仁者又烏能
勿從乎為仁不幾窮乎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賢者遠求乎仁聖人懸擬為至詣焉夫仁不必盡聖也博施濟衆子貢以為仁乎然而已聖矣夫子故懸以擬之且造詣而至於聖固仁之歸也無窮者仁之心靡盡者聖之事學者當以仁之求聖而不當遽以聖之事求仁挾高遠之見以斤斤求符其量而不知量之已有所溢也子貢有志於仁久矣以為未造其極不且以謂仁也故以博施濟衆為問焉虛擬之曰如有婉質之曰何如若猶不盡必其能仁者想其探仁之原念惻癢而懷悲憫仁之願正自

批別尋義

四以併作二
比較箇末

無窮而因懸想一至治之形。以捐仁之所有抑其推仁之用。思飢
溺而志胞與。仁之切正靡有盡。而因實指一無私之象。以極仁之
所能。子貢之見。非不謂然。特患其視仁太高也。夫施濟固仁。而仁
必待施濟乎哉。今夫論仁之原則。未嘗施未嘗濟。而理之理已先
存。論仁之用。則雖施未博。濟未衆。而仁之事已備。是乃必至於施
濟。則何如事功也。存神過化。事權端在帝王。則身未得與民物相
臨者。其事蓋幾幾乎未能必矣。且必至於博衆。則何如分量也。位
育中。和氣家。直侔天地。則道未足為蒼生待命者。其事蓋遥遥乎
莫可必矣。夫子曰。是何止於仁也。必欲求其有之。莫其能之。其惟

二以似少氣
乞

聖乎不可必者。施之廣。夫一心之宥密精神。亦自有窮。而謂建皇
極者。必錫庶民之福。以是謂仁。仁當何如措置矣。如天之無不情
如地之無不載。我思大道當亦絕無而僅有也。豈猶是中材所得
窺歟。竅難必者。濟之深。夫一念之慈祥。布施亦原有限。而謂首庶
物者。必使萬國之寧。以是謂仁。仁當何如普被矣。服其教者百年
享其利者百年。我懷上治。亦且疑有而疑無也。豈猶是下學所能
及歟。必也聖乎。夫子尚未敢必也。曾謂仁而必求諸遠哉。堯舜猶
病所當反而求諸已矣。

脈理清明後半補為

君在蹶踏如也與與如也

記聖人敬君之容有盡乎禮意者焉夫君在則孰敢不敬而正木
易形容也跣踏與與夫子敬君之容何其盡禮哉聞之禮朝廷之
儀濟濟之翔翔此第繁言朝儀也夫天威不遠顏咫尺矣當畏未
深舉止或嫌於驕亢而矜持太過進退更覺其趨趨誰則著儀
範於朝端而動容中禮哉大聖人忠愛之忱見之威儀之表為之
擬議其容有儼恪與雍和並者者侃侃閤閤言既如此矣玉藻曰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則此時君猶未也在也無何而司士正
其儀太僕正其位警蹕遣傳爰出虎門之內天顏有喜遂乃朝服

以臨瞻望大君固儼然在矣。嚴天澤之防以定堂廡之等用彰名
分敢不致其虔恭也。奉戎后之聲靈如瞻日月。昌言於此發即碩
畫於施。忌曰贊襄敢不昭其篤恭也。謹爾儀於班次共仰龍光當
是時持捧旅捧旁揖向明出治寡君既拱立臨軒西面東面北面
無敢當尊臣下乃遂遂避位則見其跼蹐如也。夫象笏書思私朝
猶習夫容止矧對越而著其參差何以免湯朝之罰也。肅穆不聞
聲趨蹌罔敢失。悚惶早切無庸朝士之糾矣。更見其與與如也。
夫羔裘有範退食尚著其委蛇矧周旋而第形踟躕不且貽墮越
之羞也。揚休昭其盛玉色見其和式禮莫愆又無待司儀之詔矣。

吾於是歎惟子為能盡禮也。而惟子為能中禮也。常人端莊之際
未能出以雍容子何其敬其和也。雖一人以立政明刑惟允攝相
惟均今日之穆穆皇皇猶是勳相國家之志則以志即氣而精神
之齊趣即流為容色之舒遲矣。瞻明威之有赫黼座式臨對休命
以拜揚嘉謨母隱輝光流露在子豈預設是心者哉。常人和藹之
餘或轉生其媢慢子何其恭而安也。勵臣職於當躬章甫服袞袞
初昭惠今日之師師翼翼依然慙勉從事之心則心統體而意度
之冲融即見之風裁之整峻。知望庭燎之有輝正魚須而山立觀
冕旒之臨上。初庶子而翔行。丰采端凝在子豈分呈其象者哉。此

天子事君盡禮之心所為動容者也記者歷接之而如見矣

有典有則勅令自然此水到渠成之義也

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癸酉

王臣皆帝臣也王心一帝心而已蓋帝者中之主宰臣則食天祿者也心則佑爾躬者也曰不蔽曰簡在湯直紹執中之緒矣且自古心法之傳君與臣共行之而實本於上帝之降衷者也聖主崛起賢豪應運而出帝既以其心全付之君而并以其心分畀之臣故為之君者不惟不敢以其臣為己臣而并不敢以其心為己心雖其臣亦自以為克享天心焉而君遂舉其功而為歸之帝有罪不赦為帝討也今夫湯以執中之學上法帝心也久矣吾觀受終文祖受命神宗揖遜之朝恒由帝錫乃湯之王也武湯有天乙之

筆韻

著意兩
帝字

借古白翻入
以微作補理
法也

筆志橫流

後志更何
寫不殺六
起渾

信合上句
豪不著迹
不獨思儀
之亦偉

兩證天代

稱仲器有天錫之頌正四方則曰帝命式九圍則曰帝命豈以業
由創造事出非常不託諸上帝臨汝以自神則不忌以集佐命之
期而服英才之志哉而西不然也其詞又曰帝臣不離簡在帝心
有夏不能識是臣下國不能得是臣予小子不能私是臣帝以
是臣為獨有之臣焉帝生是臣帝豈容人阨塞之乎亦惟為帝愛
護而已位相敵則不能臣和相若則不可自德相待則又不敢自
予與若自六莖臣於帝焉帝相若臣帝又豈待人甄拔之乎亦惟
是感帝培育而已且夫載旆秉鉞而為民請命於神祇者非予心
若臣之心也且并非若臣之心而實皆帝之心也帝有臣予不敢

受之而臣之名尊若神靈帝有心予直全體之而心之原點角呼
吸帝武敏勳降誕每多神異求之於帝心則已虛而非虛也德和
從龍之產當其降神挺育之初必有山川為之吐秀星辰為之見
榮者帝心若顯呈之以誠億兆之觀聽西不獨樂生石如驗伊繫
之帝也旒有綴帝使若臣荷之苞有葉帝使若臣除之蓋后辟有
天子之稱而帝乃特簡是臣焉使庶支績正嫡之統帝迹陟降左
右式取靈角折以以天心則已誕而非誕也從來甚亂之扣當其
幽點乾先之處必有風雷發其神奇鬼神為之呵護若帝心若隱
寄之以待百六之運期西不獨入自北門作鳩如之命也帝有網

予與若也。此辨之帝有球予與若也。此變之蓋聰明有天曹
之辨而帝乃妙簡若臣焉使耳目明聽之官帝有心眷顧屬之
帝有心命討申之予之額後尊上帝者如此此湯以報執中之學
上法帝心者也

不屑於偏全幹補之法純以議論
運其巧思語則動魄驚神氣則批
心創海真一時未易才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

聖之大成難言也。可即樂以擬其集焉。蓋孔子之大成人莫能知
也。而樂之大成則人所共知也。擬其所集不益見時中之妙哉。且
不窺聖人之全體者不足以知其大。聖之大者必其量無所關。諸
無復加彙萬象於一心而合同而化者也。第無以彷彿其意象擬
議其精神幾疑道有未備。而聖之所以獨成其大者反於是乎。隱
如夷尹惠為清任和。惟孔子能兼其所聖而時出之大哉。時乎上
極於天下蟠乎地。通性情之原而範圍不過。立中和之紀而變化
無方者。其惟我孔子乎。孔子擅天縱之資無待集思以廣益。故木

鉤之之語
筆之在鐵

鐸宣其教。猗蘭夫其音。合三千子之賢詰。而共仰素玉。則量之所
色者。鉅孔子紹聞知之統。莫當集命於厥躬。故鼓琴得其人。聞韶
忘失味。接五百歲之淵源。而遙傳心法。則誦之所造者。宏全嗚呼
大美。蔑以加矣。如天之無不疇也。如地之無不載也。吾欲擬其所
集。其將何以謂之哉。第謂道集於聖。而其量難參。抑思聖德之充
周。所為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神明所貫注。殆有莫罄其端倪者。庶
幾會而通之。以揭其集道之全量。第謂義集於聖。而其神未洽。抑思
聖心之運用。所為神人以治。上下以和。志氣之感通。殆有莫名其
洋溢者。庶幾渾而舉之。以繪其集義之全神。則試徵諸樂記。攷諸

樂官有所謂四氣維均。百度得數。五色成文。八風從律者。非集大
成乎。其即我孔子之謂乎。樂所以象德。黃帝雲門。帝堯咸池。帝舜
簫韶。罔弗以大名之。茲豈以德侔五帝。而謂之哉。祖述雖有真傳
而懸所集以為準。則中天之景運。猶待制作以永其徽。而洙水之
鐘靈。轉即律呂。而昭其範也。試為彷彿。而其意象。覺時中之妙。可
於九成之奏。覩其情。樂所以象功。夏以治水。護以仁民。武以撥亂。
罔弗以大冠之。茲豈功越三王。而謂之哉。憲章即有定法。而舉所
集以為衡。則玉葉升降之殊。必於正樂。昭其美善。而聖道統宗之
一轉。於觀樂會其精微也。試為擬議其精神。覺時行之機。可即六

其合以此
視整不流
多枯

成之舞參其義。蓋聖之編偏者可以共喻而聖之時者難以盡知也。試即集大成繹之而孔子之異於三聖明矣。

是上下過脈。後復衍孔子則侵上。
者。孝大成則侵下。還他渾海口。
氣。恰是。一。初。真。精神。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

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

無心者自歌有心者宜聽矣。蓋歌自無心而聽自有心。孺子之歌。小子之聽。賴孔子為之指示耳。自深哉。且聲音之道。其感通微矣。哉。常人昧之則冥若罔聞。聖人審焉故有觸即動。當夫天籟方鳴。局中者不自知。局外者未及察。而一自耳順者。遇之覺歌謠之細。視聽之間。有不容忽者焉。不仁之不可與言。以不聽言也。則言誠貴乎聽矣。今夫聽無弗達者。上聖之明聽必思聰者。學人之業。蓋莊言宜聽。微言亦宜聽也。深言宜聽。淺言亦宜聽也。文人學士之

之言宜聽。即閭閻里巷庸夫俗子之言無不宜聽也。不然使聽而
可厭也。則滄浪之歌。胡以至今傳哉。曰者孔子周遊二三子從。忽
有行吟澤畔而來者。驟而聽之。歌也。徐而聽之。孺子之歌也。聽其
辭。則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也。嘻。異哉。是歌也。其出於有意耶。抑出於無意耶。其果有所見耶。
抑果無所見耶。出自天機。發為逆響。未歌不知何來也。既歌不知
何往也。維時門人聽之。必曰。此孺子之常也。其有無。亦何足深論
於歌之中。而獨深契合。一若會心於歌之外。而別具化裁。一若孺
於歌之中。而獨深契合。一若會心於歌之外。而別具化裁。一若孺

於歌之中。而獨深契合。一若會心於歌之外。而別具化裁。一若孺
子之歌。本有托。而孔子欲觸類而引伸。一若孺子之歌。本無端。而
孔子忽反躬。而有感。爰告小子。敬而聽之。蓋孔子之聽。與孺子之
歌。絕不相蒙。而若適相待焉。嗟乎。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嘗觀
孔子當日臨河。製鳴琴之操。在川悟逝者之機。於楚謠識萍實之
浮。於齊謠著商羊之舞。茲之聽也。以其地耶。抑以其人耶。噫。嘻。吾
知之矣。孺子動以天倪。故寄吾性。而陶吾情。自呈其不識不知之
質。孔子學於萬物。故感於彼。而應於此。忽觸其觀物觀我之懷。維
彼小子。未必盡知也。歌粗而聽之。則精。歌近而聽之。則遠。無心之
歌。何不可作有心之聽哉。然則此一歌也。小子雖終身聽之。可矣。

時皮修
后

無他可悟自取之理故也異日者楚之漁父猶譜其聲於鼓枻蓋自孔子聽之而滄浪之歌遂傳於不朽云

六書在手劫中如款要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乙亥

地與世異帝與王若不相謀矣夫使其地同其世同舜文不且相得益彰乎乃何以相去則千有餘里也相後且千有餘歲也且天之生帝王地運之所鍾世運之所繫也乃天既生之矣而山川之靈秀或有時而不齊氣數之乘除亦有時而不會豈天之故留其缺陷哉然而天意深焉矣舜文之生遥遥相望而吾乃即其地考之且即其世論之謂神靈之毓秀必不聚於一方則何以解夫禹生石紐而九辯嗣起塗山尹出空桑而三聘來歸亳邑也乃舜文之相去者既如此矣謂上哲之挺生必不鍾於一代則何以解天

元德非聞而二帝可以同典丹書故授而四臣可以同心也乃舜
文之相後者又如此矣蓋嘗推其故於天宇宙之氣之不能無所
限也目運千里之內神馳千里之外何以地之奇人立乎千歲之
後以觀千歲之前何以代之真主使必並地與世而生宇宙亦虞
其不給矣而天乃擇地擇世而始渾其奇焉稽其地舜與文若迭
興之稽其世舜與文若迭應之造物之權之不能終於祕也千里
而內無接踵百里而外無比肩誰與而移其俗百世而上無作者
百世而下無述者誰與而轉其機使必擇地與世而出造物亦甚
覺無心矣而天乃隨地隨世而兩分其焉地無遐邇舜與文祗獨

處之世無今古舜與文祗獨膺之灰於常羊莫覩望羊之異表占
夫即鹿何如大鹿之登庸乃蒲坂自見其垂裳玉門自諧其雅搯
也吾約畧以計之則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虞颺在陸文當更有
天王枚卜之榮豈莫在階舜當亦有上帝錫齡之夢乃復旦之光
華不作二陵之風雨頻來也吾約略以計之則世之相後也千有
餘歲

之理與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
直獨心之能思而切指思之實效焉蓋心以思為官故異於耳目
也然必思之乃得耳可徒恃其能思哉今夫理期于得則思尚焉
而思出於心之所能主者固思可思之而志通矣惟因其能思
之材以精其所思之理不使思徒蘊乎心心徒抱其思斯思之用
盡而心之用亦盡耳目之役於物以其不能思也夫不能思則無
望其得矣不能思則無所用思矣而心之官則豈其然哉耳目之
所固有獨心則息深而達靈起於隱微窮夫迹象善深入亦善
顯出惟其心之圓而神也耳目之所受有方獨心則通前而徹後

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

直獨心之能思而切指思之實效焉蓋心以思為官故異於耳目
也然必思之乃得耳可徒恃其能思哉今夫理期于得則思尚焉
而思出於心之所能主者固思可思之而志通矣惟因其能思
之材以精其所思之理不使思徒蘊乎心心徒抱其思斯思之用
盡而心之用亦盡耳目之役於物以其不能思也夫不能思則無
望其得矣不能思則無所用思矣而心之官則豈其然哉耳目之
所固有獨心則息深而達靈起於隱微窮夫迹象善深入亦善
顯出惟其心之圓而神也耳目之所受有方獨心則通前而徹後

其始無端其終無既。可感注亦可知。來惟其心之變而通也。若夫則心必能思而思必皆得矣。雖然豈易言哉。性與質交相勝而心則兼性質而胥涵。當夫無聲無色之中。此心淵乎居默。迨百慮既生。則其心既已分馳。其思亦必分據。使聽其往來而不加檢飭。將何以來求其得乎。惟即其思以慎之。握乎感應之原。辨乎從違之判。則思由恟出而得之者自真矣。理與氣迭相乘而心則合理氣而畢貫。當夫不睹不聞之際。此心澄然至明。迨萬慮乍起。則其心既已互變。則思必且互生。使任其顛倒而不克操存。將何以保其得乎。惟即其思以精之。未嘗有邪然不動。既至者感而遂通。則思

以理深而得之者彌固矣。蓋心本能思。故思之自必得之也。而心雖能思。必思之乃可得之也。夫然而思之者宜審知耳。不逞其聰目。不逞其明。惟此心獨具圓通者。一思則聰明常運。此其勢固至順也。順則當以思續之。心有通塞。思以求通。心有駁馳。純思乃去。駁務使思無所滯。而其官乃不空存爾。夫然而思之者宜急知耳。不能思聰目不能思視。惟此心之獨存澄澈者。一思則視聽皆真。此其機又甚捷也。捷則宜以思持之。思出於虛。得歸於實。思起於淺。得極其深。務使思盡其材。斯其官乃為稱職爾。惟然而思之用盡矣。即心之用亦盡矣。苟或不然。吾恐其不得於心也。

入理醇粹變不壞文心

帝典曰壬申

昭文朱邑侯會課游文書院超等第五名

進稽古帝書詞可終引焉夫大學之道既歷徵諸康誥太甲矣而猶未推其極也故終引帝典以釋之且大學一篇引書者多矣而於堯典第一述其文焉豈帝王之道或有殊致興而不知非也治法因乎世變則舉帝以補玉以著千秋之大業故徵聖功者刪書斷自帝堯心法自有真傳則由玉以遡帝以昭千聖之同原故驗聖學者釋經終陳帝典試即康誥太甲而進徵之阿衡之規誠篇名命以王名而帝獨不稱放勳之號焉從可知政觀七廟以之中猶待交備於堂陞而窺全神之廣運當時胥推惟帝其難也開國

厨開青玉映飛
出兩白龍

骨重神寒天
廟器

點鼠克典舜典

入字斟律較比

鸞翔鳳翥衆仙
下珊瑚碧樹交枝

巨及摩天金聲
擲地

之儀型命侯無乎命衆而典則直同天叙之原焉從可知範訪九
疇之錫尚多侈美夫事功而探聖量於允恭後人所為於典觀美
也聖謨洋洋雲書渾渾其詞有足徵者肇溯循蜚疏化之編河巖
之玉應邈矣無聞而帝乃默持乎為皇為王之際焉我觀太昊司
才交帝司火少皞司金顓頊司水惟帝適當氣運之中紹天人而
立極所以元日格祖以還帝皆謂舜上日受終之始帝皆謂堯而
明目達聰猶稱舜日以別之則知帝之名固定於一尊也黃屋非
其心徽號遂獨隆於五天帝五人帝粵稽綠字青泥之冊宛委之
金書實哉莫紀而典乃首闡夫分命申命之文焉我觀湯誥言性

畱誥言仁伊訓言誠兌命言學惟典實為箴銘之祖連彞訓以綏
猷所以儒生師心而達古典始分為二編史臣珥筆而成書典本
合為一冊而賓門納揆悉舉堯典以賅之則知典之道常行於萬
世也赤圖呈廓象寶書遂遠軼乎帝命驗帝覽嬉大凡誥誓之陳
恒詳夫時代而帝典特虞列於虞書此其義固微而顯也夫鳥火
虛昂既徵魏煥於成功而十六字之精微在廷獨深窺其隱故允
執厥中緒論尚傳於魯語而句奇語重已立於帝之為諦典之為
言常大凡頌揚之語多出於臣工而帝典獨成於夏史故其言尤
簡而該也夫文武聖神既已擬議夫全量而七十載之劫豈羣聖

龍文百斛鼎
健筆可獨扛

且默探其原故儉而中禮遺俗猶譜為唐風而隻義單辭更足括
帝典以欽終帝典以欽始進述其詞而知帝王之道固無殊致矣
精核充沛疏帝典處讀書得間足徵汲古功深朱南臺先生

龍文百斛鼎
健筆可獨扛
且默探其原故儉而中禮遺俗猶譜為唐風而隻義單辭更足括
帝典以欽終帝典以欽始進述其詞而知帝王之道固無殊致矣
精核充沛疏帝典處讀書得間足徵汲古功深朱南臺先生

能注教虛
字取素筆
六挺技

無在而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
道非存乎十人則學非專乎一事矣蓋夫子固學文武者也使擇
而學則學隘而道亦隘矣道既無方則學寧可限乎且據一端
以求道者非所以測聖王之道也而執一端以論學者亦非所以
語聖人之學也惟後聖本乎前聖既散見焉而資其廣博即兼該
焉而以定其折衷乃知執拘墟之見者之不足言道并不足言學
矣子問仲尼焉為學殆將求其所學也亦思文武之道之在人者耶
夫吾子固憲章文武者也然而文武之知苟人材與茂草而俱溷
庠序偕鼓鐘而並廢其道已消歸於烏有夫子雖善學亦安所得

例跌入

後集

添一校筆方
有孝廉下三
此乃不嫌平
缺

不傳之遺緒以遠播道源哉則試進數夫文武之道其有於國
者典在楚而繫子僅存命在齊而丹書僅存禮在魯而周官又重
存則有刑章而得耳不知道固盡人而具也研招破柳楚龍可州
鳥紀於邦子述彼蠻方道猶未泯可知本朝之法度昏天下而莫
不御王承其有於王朝者豈刑作而書寔民禁作而推哀春秋作
而王會又哀則有而不如無有耳不知道固歷世彌光也辨王歌
於魯射陳分物於衛無當茲較近道且終留可知二后之聲靈
數傳而莫不承赫濯此無他道之識於人者即其待夫與學者也
自文武以迄夫子遙遙千載維有歷年使非有一綫相延道何由

也此乃不嫌平
缺

增高の樸
得任

傳於百代也則夫賢慈篤生若早為泗水居山厚培其氣運而由
由夫子以溯文武脉脉一源宗自然非於前賢取法學何以
紹夫千秋也則雖生知天之聖莫難於冊詩訂禮獨闢夫精微謂子
不學而不得也謂子焉學亦不得也夫子焉不學哉不能隨事
而學則見道恒益然積而不化每虞汎濫而無歸夫子會而通之
乃至翰迹所周皆成妙悟則散求之文字語言而包孕萬端者道
實同條而共貫也已不能隨時而學則於道恒疎然擇之不精每
憂繁蹟而無統夫子以貫之存至精擇而觸處皆通則淺求
之名物為數而理歸一致者道更徹後而通前也已蓋學無定則

也此乃不嫌平
缺

道亦無定。學道無窮。則學亦無窮。子乃疑以爲學。是豈知道之無常師哉。

議論通達詞亦圓湛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義理無窮。賢者會之於詩矣。蓋切磋琢磨其進無窮。詩之所云無

殊子之所謂也。子貢悟焉。乃特於斯發之。且天下無定境。境之所漸

歷德與藝同也。凡事無止。功功之宜備。古與今一也。會心者能於

不相類之中見其適相合之理。當夫聆聖訓而考信於風詩。真若

如子貢問無誦驕而夫子進之樂好禮斷

言也。嘗於貧富之外。別有所謂也。吾意子貢於斯反覆玩味。流

連感歎不已。足矣。奚必更求一解哉。乃子貢則悠然遠矣。謂夫始

也。子謂為可。意固為守貧富者勉也。由斯推之。凡物皆有稍可之

境美繼也子謂為未若意更為處貧富者勸也由斯通之凡人皆
有未盡之功矣夫夫稍如斯之靡窮也學如斯之靡盡也即欲長
言之嗟歎之咏歌之稍出一二語以彷彿其意象擬議其精神而
末由得得也然則得斯意者其惟古人之乎古人之於事物之間未嘗
條分縷析必自敢謂造於純全古人之於修為之際未嘗極深研
幾必不敢謂底於精密故有治骨角者焉貴其循理則於切宜
而弗磋則無以極其細也有治玉石者焉求其攻瑕則於琢宜而
弗磨則無以底於粹也不有琢何以磨而既切與
琢則九不可以不磋且磨古人之皆如斯也然而難期之矣嘗觀開

敏之也粗迹未融邊謂精心可造卒之境無等親為畧而寧觀
深微裁制疎而安能瑩徹則基之未立者不足以擬其如也又
觀矜伐之流赴以果力未能研以小心卒之功至塗有所阻而
貫通無路有所間而痲累仍留則業之未純者不見以擬其所如
也而乃得之其澳之詩矣詩固有云如切如磋質判於剖析而
成於剝也如琢如磨器始於進琢而於磨龍也試取以詩之
身分而論之序難也合而觀之功難已也曾指以如事可
類推也懸也所如也可意會也因以謂證夫子之所謂處貧富
者境也凡境皆無盡期也守貧富者功也凡功皆無定譜也

由淺而入深由下以及上固今不異指古也所也學者苟能學
解於切磋琢磨之辭即以與合乎可與未若之論當必慎然有悟
曰其殆斯之謂與其殆斯之謂與

領紅悟境一尺機神

自善舉善而教不能則勸乙亥

舉與教兼行亦克用勸矣夫民豈不能為善哉而何以勸者率鮮
也則是無故弗舉且教故自子之泣政也賞一善必當罰一不善
必當衛賜嘗議之矣夫使善者日進于善而弗使不善者悉進於
善則終無以作震動恪恭之神而導其善氣魯以相忍為國也德
之不逮民之無援可若何敬忠既然勸豈無術今日者民之不勸
亦太甚矣陽鷄干化而禮義道消羞慙加滄而廉恥風鼓大人患
失而惑猶曰可以無學相迺小人其何以勸乃至矍相揚解觀者
僅存吳竟漚管用為大恥豈真魯人之泉哉舉之無方而教之失

其具也夫子大夫亦何嘗不用舉何嘗不用教并有用茅州仇奉
甲汪錡死乘微帟宵攻固已列在朝端武昭風義至於杞園歎而
費人未歸蒲圃咋而林楚効命亦曾一朝感激許以馳驅然而所
舉皆季氏之良所教皆僕臣之選市恩市義使詐使貪遂使善者
終老巖阿不能者抱慚月旦庸克勸乎今夫子大夫為司徒且魯
國之望也司徒之職掌以十二教擾萬民其屬司諫訟微司救糾
惡實與師氏保氏同其聯事外此書其德行道藝書其孝弟有學
書其睦姻任恤以及興賢使長興能使治而舉之法詳焉州長正
月讀灋堂正四時讀灋閣師每月讀灋以及掌其饋撻禁其奇衰

而教之事備焉亦越先公訓於夷宮思樂泮水濟濟多士桓桓常
臣無小無大從公于邁遂乃鷺羽常振鴉音丕變惟昔先子爰書
三笑用去一凶卒致兩社永寧五父弗詛吾子備司徒書名之職
復先公先子之業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魯其庶有豈
惟然而民勸矣夫善衆之主也有其舉之敢不蒸蒸向善焉且民
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茲迪彛教有不逞善如登者乎行見舉為上
士行備九能舉為公臣射惟三耦教以誦習周禮觀易象春秋教
以弦歌周樂觀象箭南籥而且蟹匡可績何慮康禾馬濡可濡盡
祛容氣開誠布公獎掖並用選舉之途廣敷教之典宏魯室之不

壞繫吾子之是類不然者執周豐之挈何以至今不舉也惡郭重
之肥可白姑惟教之哉而且難言下能何氣引不遇新下新書
士六前下指舉公引根卦三歸婦以簡言風亦歸風也春婦
非不婦也下計子也也也與婦不也善也登故平下月舉或
耶選而為隨矣夫善樂之主由休其舉之類不樂也向善也且
願夫必夫子之善安之用於董之用而隨之也此舉也與陳
三美用也一也平也而也亦舉也又非也子前也善也之類
自無心無心也心下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而舉之舉前也而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美矣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

壬申典學參會課

意應志八

為恃才者極言其才幾若可為驕吝地矣夫才非為驕吝地也乃
驕吝者曰吾安得才美如周公庶幾逞吾志乎則試竟極其量而
設言之且今天下有才者何多也今天下有才者又何少也非才
少也有才而恃其才於是有矜才之氣有惜才之心試逞而奪其
所恃曰余不過無才者也不過小有才者也則適堅其所恃矣而
吾正不謂其無才小有才也就令彼之矜才惜才且恃才者其才
果大過今人而媲美古人也則試驟而語之曰余之才孰與周公
必色狀駭皇然退以為周公之才豈易言周公之才之美又豈易

言乎欲吾以為彼之才不特之嫌夫周公而幾大過於周公何也
周公有才有美而尚不敢驕且不敢吝也夫惟不敢驕且吝斯周
公之才美遂獨有千古也然而驕且吝者何必非材之美哉人有
其才而已或無其才則是讓未遑驕於何敢已有其美而人亦有
其美則坦懷以與吝又何庸怨其驕且吝者以為轉累於其才之
美耳則是驕吝反生于才美也則是驕吝遂不當才美也則是驕
且吝者誠自負其才自負其才之美也而吾竟如其意而予之立
其程而示之懸其人而相衡之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然而才之
美者又何妨驕且吝哉衆人驚焉而彼恢乎有餘則雖意氣凌人

猶倚以集事庸流昧焉而彼綽乎有餘則雖孤高自喜亦未可全
非愛其才之美者以為誠無怪其驕且吝耳則是才美轉藉驕吝
行也則是才美若為驕吝具也則是才之美者并不得不驕不得
不驕且吝也而吾迺覩其象而知之窺其微而得之舉其病而志
著之曰使驕且吝然而宜驕宜吝者莫若周公而自来稱周公者
祇聞稱其才之美未聞稱其驕且吝也然而有才有美者莫如周
公而自来頌周公者祇聞頌其不驕且吝并未聞頌其有才之美
也則是有周公之才之美者因不宜驕且吝也則是弟有周公之
才之美者或竟至驕且吝也然則直斥其驕吝而并盡沒其才美

之實而彼正可藉以為詞也然則欲斥其驕吝而不先加以才美之名而彼轉得援以自解也而吾乃要諸至極之詣為驕吝者間執其口窮其隱伏之疵為才美者應指其端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之美未聞餘其驕且吝也蓋西伯才美故莫以周
不驕且吝也西伯西伯其美也西伯其美也西伯其美也西伯其美也
亦世所長才美也西伯其美也西伯其美也西伯其美也西伯其美也
非其才下之美也西伯其美也西伯其美也西伯其美也西伯其美也
辭高以美華而西伯其美也西伯其美也西伯其美也西伯其美也

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

辛未

極貧富之相形而心忘乎境者難矣夫敝緼袍之與狐貉其貧富亦大不相侔矣而乃相與立焉誰復能不耻者乎且貧賤之不如富貴也夫人而知之矣使其兩不相值焉交涼之感亦可以自忘耳夫孰是有餘不足之數相形甚迫而有餘不足之見相視渾忘者乎此其詣吾常懸一格以待之蓋嘗深察夫性情之地微觀諸學問之間而知心為境蒙與境為心累者皆恥之一念中之也天真自浚泊也物欲之蔽卒無可乘乃境與心相繫而恥自外入焉性情遂不能自主則鎮靜為難踐履本為實也人已之私原無可

擾乃心與境相遭而恥自中發焉學問遂不克自持則恬安者少
今試設一境於此貧士之常耳乃充貧之極而至於衣敝緼袍
則顛賴心復難堪又設一境於此富人所有耳乃推富之極而
至於衣貉則豪華心復可羨此或者我自敝緼袍而人不我見可
也抑或者人自狐貉而我不相逢可也奈何與之立哉與立則為
至卒之時相遇之餘寒溫已判繼彼不相傲我亦赧然自慚與立
則為至逼之地相逢之際軒輊已分繼我不乞憐人亦嗟其以矣
夫以難堪之狀值可羨之人而加以至猝之時至逼之地雖卒居
有定性之功而至此或難順受即轉念亦平心以聽而驟見恐難

自甘適從何來遽集於此未免有情恥孰甚焉而誰則是不恥者
恥不必形為沮怍也第使稍有滯留其識已浮而不靜故夫形迹
未化而強自防閑者吾謂其猶有耻之見動於中矣不恥者實見
夫人不以服重而狐貉何加人不以服輕而緼袍何損蓋性分中
本無一物故內念胥平也此其見豈庸人所能及者恥不必結為
憤懣也第使稍存計較其氣已汨而不清故夫貧賤驕人而姑自
慰藉者吾謂其猶有耻之意流於外矣不恥者實見夫有厚於狐
貉者而狐貉不妨在人而薄於緼袍者而緼袍不妨在我蓋學問
中自有可安故外緣悉化也此其量豈淺學所易窺者我儀圖之

其惟由也與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癸酉

事賢友仁為仁之方也蓋大夫宜事士宜友然非賢者仁者不可也廣收而精擇仁道成矣邱麻之詩曰彼留子嗟彼留子國思古大夫也免置之詩曰公侯干城公侯腹心求吉士也昔衛先君入為卿士出為方伯猶使官師大夫諫誓御之士箴焉矧其下歟今天下賢者仁者豈少乎患在人_不交故也為仁奚由進君子居是邦猶百工之居肆也夫大木為宗細木為桷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紆餘為妍卓犖為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為仁之方也遐思古先王之盛也大雅宏達于茲為羣元元本本殫見

洽聞大夫考職士受業大車檻檻美周大夫也狐裘黃黃懷都人
士也袞職有關大夫補之黃流在中髦士宜焉當是時也賢者在
位仁者在學其大夫以法相規其士以德相輔雍容揄揚上下交
勸斯誠得失之林而資仁之術也自是以降仁風邈矣而獻紵交
歡班荆道故此義尚存焉吾聞之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
者維事與友此中或有區別乎邑中之黔釁為時棟縣上之田間
存逸民覓良史也能讀九邱八索之書成年長矣能詳二首六身
之對范白之事伯游也豈曰能賢韓起之友田蘇也而曰好仁履
詞於朝大夫非不能也盤飧實璧三士是上人也予也誦卷耳之

詩念盟心之誼輒低徊留之不能去云惜生少晚不逮親事而尚
友之然而古之遺愛擊涕於九言今之達人傾蓋於一遇為之執
鞭所忻慕焉論者謂古今人不相及以予觀當世大夫士其賢者
仁者於古亦豈有異焉與賜也結駟連騎嘗南適荆楚北歷齊魯東
游吳越矣於山見太行砥柱之高於水見三江五湖之廣於人見
列國名公卿及山林隱君子夫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
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仁人不守獨學故能成其仁女歌白駒女
母歌青衿女占同人母占比匪勿以擊援引嫌也交以道義勿以
聲氣難合也契以精神勿謂子大夫望重也必也說禮樂而敦詩

書勿謂彼處士名高也必也屏聲華而茂實行景旒艾孤蘭乃
芳羽毛豐滿六翮乃翔事以束其躬友以澤其心吾知大夫士果
能相與以有成矣子未學詩乎詩不云乎粲粲門子如磨如錯堂
堂處子無營無欲賢者仁者之謂也他山之石可以為錯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事賢友仁之謂也

日省月試

欲收足財之效先定課工之法焉蓋勤惰不省巧拙不試則工不
精而財用難足矣限以日月而課工不已密乎且周官莫重於理
財而理財莫詳乎司會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其會計抑
何悉哉願謹出入於府庫之中既以會計儲財之用而辨苦良於
造作之際尤必以會計裕財之源為之審其勞逸察其精粗而攷
工之法備矣試進言來百工夫既來之必先課之則以時為重焉
辨器飭材之際急之則興尤而生怨緩之又舍力而淫心也授物
程能將何以審作輟而任其職審曲面執之餘縱之則作淫巧以

數法似不得

此多相類似

宜用輕筆

破對別板重

左舊墨案白

而餘題少少情

諸矣

莊膏不易
水鐵鑄

惑人束之又出苦窳以塞責也片長薄技將何以按度程而考其
誠言有省也言有試也先王曰是非以日以月不可季春而咸理
孟冬而效功省而以日得毋慮其太密乎而非也我觀匠人之正
朝夕也畫參諸日中之景夜放諸極星之中則凡水地以縣置繫
以縣制自有程期必在一日之間定之矣惟使監工日號焉寢
其急公以為則也罰其不勉以示警也寧復病其密歟七日溷其
然七夜宿諸井試而以月得毋虞其太寬乎而非也我觀輿人之
造車輿也方圓垂天地之形奇偶象陰陽之數則凡取諸日月取
諸星辰規模期於久遠必殫一月之力求之矣惟使工師月放焉

進其能者莫敢非也退其不能莫敢溫也寧復失諸寬歟嘗攷官
計係邦家之治月終正月要旬終正日成而廟堂之碩畫且周及
於細微焉為數孔多準以日則易積為功各異概以月則易齊六
職之與居無異六聯之合治也夫臺成不日役用三旬固不欲盡
工之力矣今雖宮牆雕鏤鉞剝圭其尚尊司空之成憲哉抑稽
民數登鄉遂之畫三年而大均三歲而大宜而版圖之式廓更不
遺於末業焉執技至微效每需之旦暮愚夫多拙功宜任其優游
八材之胥化可資九穀之並生也夫試以一日者壽所熾以三月
者染羽尤不欲任工之嬉矣今雖築固非時丹楹尚靡其可忽居

肆之良規哉。蓋課工既定其法，則既稟稱而百工勸矣。所以財源裕而財用足也。

漢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於中
二比信仰其心焉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

辛未

有極建於皇躬，立極符乎天象焉。蓋德者政之本也。懸擬其象而有象通於無象矣。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生民無懷，有氏葛天有紀踰繩，越契其政，莫得而擬也。說者謂皇極陳於洪範，主極聿端，民極紀於周官，天極式準位，天德者見天心，即見天則焉。上哉，復乎體天立政，炳焉懸象著明已。今夫政之原，何昉乎太極之元，兩儀始分，有沈而與有浮，而清帝迺出乎震，見乎雲離，歷選列辟，以為天下君聖人，有作南面而聽天下，智爽闇昧，輝乎光明，於是扇巍巍，顯翼翼，法北斗以為政，撫五辰而作極，握天樞者，德之本亮。

天工者德之施紹天明者德之充荷天衢者德之畜就之如日不
足擬其光華也望之如雲不足擬其氣象也其仁如天其智如神
不足擬其運量也卓哉煌煌丕天之六德其疇能髣髴而想像諸
且夫聖君之為政也豈惟是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震聲
日景雷動雲蒸云爾哉必將一德合於天地七政齊於璣衡帝載
承夫帝休真精通乎真宰鋪觀前代允哉聖德體元出治繼天立
極內運維清之神上法穆清之式是以德冠帝位者莫不俯仰乎
乾坤經緯乎陰陽蓄炎精之粲爛倣太紫之圓方匪唯倣之又宛
肖之匪唯則之又直訢合之則夫周天十二躔出地三十六度仰

觀得其象其蹟可得而採也吾乃造旬始排闥闔數太微之宮指
勾陳之列非元枵姬訃之所次也非闕伯相土之所主也非允征
所載馮相所司也有北辰焉蒼蒼者其正色耶其遠而莫可極耶
而因思夫為政者握樞機之要啓苞符之祥陶甄者以神匪以氣
聖心直契天心焉充周者以精匪以形治象悉符乾象焉眇覲元
樞罕譬而喻矣而且德以為車帝車之運也德協於一太一之精
也謙為德柄斗柄順四時也位在德元乾元首庶物也繇是相與
嗟歎元德思比象于紫微不禁環視周垣而穆然神往日黼座之
輝參同帝座炳炳麟麟如也吁洋洋乎若德侯其禕而於斯時也

宰制有權化神無迹鑒於太清錫汝保極德茂存乎黎庶政本端
於清虛四方風動回首面內向化喁喁若箕好風畢好雨而環拱
清都燦乎隱隱各得其所仰福乎帝居

於清虛四方風動回首面內向化喁喁若箕好風畢好雨而環拱
清都燦乎隱隱各得其所仰福乎帝居

於是始興發補不足 戊辰

齊君行補助之政因臣言而始及之焉蓋不足宜補而補必興發
固也微晏子言景公烏能及此且人^君之一善法施一大惠而百姓
膏象指焉無不望其圖厥終也然業貴垂諸永久固當要之於所
終而政苟出於奮興尤必觀之於所始蓋仁原法外而事有由來
則不禁深喜而詳誌之焉豈得樂於觀成而難與慮始也如景公
說晏子言而大戒出舍將何事哉蓋將以於先王觀而興春耕補
不足之言有以動其中也今夫齊民之不足也甚矣溯自太公受
封法通泉布桓公初伯利擅魚鹽山高乘馬府海官山富饒稱甲

天下焉安在其不足者乃時至景公民力重困山之林木衡鹿守之澤之符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雲侯守之海之鹽廡祈望守之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詛祝日聞其不足實甚焉君子觀景公碌碌焉而不能補救也未嘗不歎深慨其無術而日望其振興也且夫補必期於後而發必期於興而景公則何如主哉四量惟求聚斂三老任其凍饑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廡蛤弗加於海公聚朽蠹而小民怨咨徒使陳氏厚施陰逞其收拾人心之術君子謂景公怠荒甚亦安望其能振作有為顯庸稱制哉乃不意一日者景公亦補不足特聞想其時戒我臣工命改田畷開倉廩振貧窮則

見^失官吏慶於朝曰此盛朝曠典也衆庶驚相告曰此聖主湛恩也莫不嘖嘖稱歎以為此固數十年以來所嘗^未嘗見之事也於是南史執簡而注太史珥筆而書特為欣慰鄭重之詞曰始興茲補不足吾乃歎仁人之言其利溥矣粵稽晏子曩日誦貴履賤一言而公省刑薄禁施闕一言而公圖治他如柏寢陳辭^民造基進諫其裨益良多矣茲復以論及遊觀而肯受其賜焉天下後世聞之皆曰此非其主之賢乃其輔佐之力也景公之所以能行慶施惠下及氓民者以晏子之言故也蓋興後而補不足實皆於是始云夫春秋之法於初稅畝作三軍皆書其所始以誌變也以致慨也茲之

亦書為始者亦曰變而之善云爾亦此不可不詳誌之以致其喜也
也更觀召太師而作樂乃知君臣之際其感動者微矣

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辛未

繼夏殷而稽周制名異而實同矣蓋百畝而徹周與夏殷不同矣
而要其什一之實豈有異哉今夫土會有灋土均有灋謂本朝之
規畫必邁越前王此皆習其久而不改其實者也夫一代之更張
必鑒兩朝之成憲而猥以數之多寡名之異同疑之執今制而昧
舊章迂儒之所以鮮實用也五十七十異其數或貢或助異其名
夏殷以來遠者千餘年近亦數百載書闕有間其實蓋難詳攷矣
蓋自初稅畝而法一變作邱甲用田賦而法再變開阡陌盡地力
而法盡變什一之制蕩然胥泯即周公授地制賦之規已無人焉

能知其實者而况其在周人以前者哉乃以吾攷之周人固百畝而徹也說者曰周制田一百晦田二百晦田三百晦則以不易一易再易為差萊五十晦萊一百晦萊二百晦則以上地中地地下地為別周人固非皆百畝也然此特造都鄙經縣遂之法耳至其定制固遂人所領一履百畝者也于是五土五物辨其名九職九等任其職周官一書不言徹而徹寓焉豈想當時度越千古制泰二代縣歌迺畝雅詠徹田六猶同度量殊徽疇之意耳其實豈與夏殷殊哉且夫儒生立於昭代以溯前朝豈可泥其數與名而不通其實哉拘數之多寡遂周之地闡於夏殷矣覈名之異同遂謂周

之法詳於夏殷矣而不知非也攷之王制古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則雖謂周之百畝即殷之七十可也殷之七十即夏之五十可也况乎閭師任民而農貢九穀園貢樹木賦六訟貢之稱旅師治野而助以合耦助以興甿粟且仍助之號周先王迺疆迺理實親承夏殷哲王之鴻模而損益之則周因於殷殷因於夏洪纖之度其實可得而探也皆什一也願是說也人多疑之謂載師掌任地之灋有減於十一者則園廛二十而一是也有加於十一者則甸稍縣都十二遠郊二十而三漆林二十而五是也惟近郊十一禮有

明文耳則十一之制周且未能皆行之矧復禹貢一冊莫詳禹甸
昫昫商頌七篇僅紀商邑翼翼又安能於千百歲後推求其實哉
然而七月獻羔羊夏正猶在九疇陳食饋殷政斯存儒者窮經貴
窮其實要可由周而臆斷之蓋什一之制雖昉於夏實備於周也
而助實先啓之矣

引用處具見匠心不特長衰善舞

游文書院昭文李邑侯會課
元評

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國學無異名合鄉學而明倫同也夫國學之名三代共之侶與庠
序校異矣然其所以明人倫者則豈有異乎今夫大學為起化之
原先王範天下之異趨而歸於常道夫固與黨庠術序不侔矣顧
名同者教必同而名異者教或異一為循名核實乃知同其實者
固同其名即異其名者究未嘗異其實也如校序庠三代既異其
名矣禮曰射于州序飲於黨序記曰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凡所為
讀灋而書能者其事不皆有係於倫常哉則試更徵之國學稽王
制之文小學在左大學在右似損益因時三代原不同其制然藝

以經注經
梳栲名通

倫攸敘道無二則學亦無二也故左右有分東西有別而統歸於樂正自殊耆老之朝庠讀明堂之記瞽宗殷學類宮周學以備而兼用三代原各定其規然人紀肇備道無殊則學亦無殊也故或稱東序或號東膠而並隸於司成早異里胥之坐塾三代共之不視校序庠而較異哉且夫國學之與鄉學則固有殊焉者國學教士而鄉學教民故國學百世不易而鄉學隨時立制其間自有輕重之分矣然而先王命教設學既以大胥小胥教國子復以州長黨正教黎庶學崇四術鄉亦脩六禮焉學亦立四教鄉亦明七教焉且也不由鄉入學者唯王太子至元士之適子耳若夫論秀曰

選論選曰後升於學者非即教於鄉者乎故名雖不同而教揔不異也皆所以明人倫也以三德教得國子以三行教國子周官之所載備極精詳而鄉學之興能賢興能皆視此矣規模縱有廣狹而達道初無彼此也故觀風於王國辟雍有鐘鼓而城闕亦絕青衿執禮者詔學禮典書者詔讀書世子之所傳儀型未墜而家塾之離經辨志不外是矣其制雖無一定其功自有同揆也故設教於侯邦泮水采藻芹而鄉學猶聞木鐸是何也名之所起人事不必相沿而實之所存天理不容或易也及觀小民之親則不獨國學教行而鄉學教之教亦行矣

前後勻稱見大候中間梳梯
激學力談書人吐屬固異鈔
音 惶 談

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

水無不治可見古聖之功焉夫水患其不由地中行耳既由且行則江淮河漢其大者不有可舉乎嘗謂溯河洛而頌神功未嘗不歎禹之明德遠也夫源流未辨既苦懷襄南北未分難尋脈絡迨至滌九川而清四瀆千載共慶安瀾乃知八年於外亦已久費經營之力矣如龍蛇之放非因掘地注海之故哉夫百川皆海之上流藉非掘而注之吾恐無所由而不能行矣何則山以束也水也束水而適以助水則山形難與水形爭勝土以制水也制水而不能攝水則土氣難與水氣爭功然而無慮也水性不可散則會以

合之水性不可能違則別以分之所由有道莫不順地勢以朝宗
水勢難驟洩匯之而源可容水勢難淫趨適之而流可安所行有
途莫不循地形而奏績蓋至此而水皆由地中行知今天疏其委
以使之行者施功之所以重東南也道其源以使之由者紀功之
所以詳西北也委者何海是也源者何江淮河漢是也江者公也
南條之大水也江治則彭蠡之豬震澤之定罔弗與江共流也故
禹貢書三江既入也淮者圍也南距江北配河淮治則上之汝沔
下之沂泗罔弗為淮所圍也故書淮沂其乂也河者下也北條之
大水也河治則雍之渭汭豫之伊洛罔弗與河俱下也故書九河

既道也漢不列四瀆而與江合流漢治則沱潛三澨亦皆入於江
也故特書江漢朝宗也吾因之有感矣五行之汨陳也呂梁震動
日月沉滯何從見其秩如襟帶乎乃地平天成以後四水之各歸
故道者遂歷歷如陳焉今文命既知而江之永也漢之廣也千
年享利尚留歌詠於二南則當日之真安何若也夫頌南山者猶
思禹甸豈知來步經而章行結久訂夫山經海誌也哉九載之方
命地太原誌勞羽淵抱痛何從見其具有紀經乎乃決川距海以
還四水之各復所居者遂明明可睹焉今如王超知而河水洋
洋淮水湯湯終古常流尚著神功於天暫則當時之疏鑿可知也

星也
唱會高

夫錫元圭者第告成功抑思山乘標而泥乘轄幾經夫沐雨纏風也哉此禹之成功為天下之一治也

賦得何可一日無此君得青字五言八韻

種竹心無倦寧能一日停此君真落落令我咏青青曉露乘涼玩春陰中酒聽平生吾與汝相對影隨形伴月三更立迎風幾度經長成應見節愛護自盈庭深處能留客蕭然欲掩肩子歆欣賞後清絕勝蘭亭

典 核 流 利 有 有 衆 長

若聖與仁 甲戌

惟聖仁乃能言聖仁述舉之而重按之焉夫聖如孔子仁且未足以盡之矣而子願述舉之也且重按之也今將虛懸一境焉以為如此則已合天德見天心也何其說之懸而無薄也今將特設一格焉以為如此而後立人極盡人道也又何其說之驟而淺嘗也彼未嘗身歷乎其途心游乎其際一審其分合之故與夫位置之宜無怪乎雖欲仿佛擬議之而不可得也今天下竟言聖矣今天下竟言仁矣大而化之之謂聖聖則未自謂大而化之也安而行之之謂仁仁則未自謂安而行之也此中層累之故未嘗以一身

沈着

實踐焉而遽思定其分量其分量恐未真也今天下竟謂聖則無不仁矣今天下竟謂仁則幾于聖矣聖與仁一以貫之顧何以一以貫之也聖與仁神而明之顧何以神而明之也此中剖析之微未嘗以一心徐參焉而遽思會其精神其精神恐未洽也無端而加以聖之名無端而加以仁之名在聖初不自知其為聖在仁初不自知其為仁也而顧重視焉以為絕人攀躋也夫聖與仁豈自然之數乎聖何以異于仁仁何以異于聖在聖初非必欲包乎仁在仁初非不能造乎聖也而顧輕視焉竟思高語化神也夫聖與仁豈同然之則乎吾嘗精探乎天命之原一陰一陽道本各異得

其通明者為聖得其純固者為仁聖與仁固從其有生之初而定之也又嘗徐驗夫人功所就生知學知力各攸殊誠則明者聖之事明則誠者仁之事聖與仁又從其已成之後而名之也然而不知聖仁者不能得聖仁之妙也使概而舉之曰善者謂之聖善者謂之仁亦幾恟恟而難憑乃身親之而確有可據矣明明引以入聖之途明明引以脩仁之準若有超乎象外而遇諸象中者雖未盡其妙而不意窮其妙焉蓋聖與仁之微妙可思有若此爾然而稍知聖仁者不能得聖仁之全也使遙而企之曰善者始可謂之聖善者始可謂之仁亦自親切而可指乃心契之而索之轉深矣

幾幾乎同游于聖仁之域幾幾乎渾忘于聖仁之天且若得諸意
中而失諸象外者雖欲括其全而并難會其全也蓋聖與仁之旨
力莫絕有若此企若聖與仁未有不自為誨中來者也然竟儼然
自居焉則吾豈敢

如有所立卓爾

壬申

碧夫容山館會課

道非絕人以不可見也特見之自有其候焉蓋向之望道而未見
第未嘗竭吾才耳今而見其有所立矣卓爾之象固如是矣若曰
吾始以為聖人之道深矣邈矣不可見矣索之於無而莫得其所
知已而翻然若有悟也已而矍然若有思也已而恍然如有所見
也迺吾向者所且莫遇之仿佛觀之者今而後明明有所焉夫
此明明有所者即欲出一語以假讓之而終覺不相肖也既竭
吾才吾之體道者既如此吾今者竊自奉矣幸則幸夫博文約禮
之得所指跡者已顯樹之的也迫以察之而轉昧徐以親之而自

是解認後有得語
落所字切實不涉
虛空影響者

是既竭後進境
如是如是

此尚是類子實踐功夫
必如此實踐方得題之
真際多用空靈之筆往
往批素實義也

明也。夫道固昭然相示也。吾今者轉自悔矣。悔則悔。夫高堅前後
之失。所依據者其索隱徒勞也。有意求之而轉非無意得之。而即
是也。夫道非杳乎無憑也。斯何如境地也乎。無象之象。見諸有象
之象。無形之形。見諸有形之形。固非惚恍之有精恍惚之有物也。
明明見為有。而終秘其奧乎。斯何如氣象也乎。道無憑。子之道則
有所憑。道無在。子之道則有所在。夫固顯之為所著。精微之為所
藏也。明明有所而莫識其歸乎。無方之方。其方有定。無體之體。
全體為昭。蓋深探諸性命之精。而見夫萬殊之著。同歸一貫之
原。覺散而觀之。斯莫得端倪。合而注之。斯點為印證也。則泥高堅

六用烘染之筆

前後以驗全神。終不足以擬其所如也。又嘗切求諸躬行之際。而
見夫知化之幾。皆精義所寓。覺懸而企之。斯分歧莫據。實而證之。
斯成迹胥融也。則離高堅前後以求真境。亦不足以擬其所如也。
當斯時也。精神為之一變。際斯候也。意境為之頓開。則見夫燦然
懸象如太極之初焉。確然示易。隕然可示。簡貫三才者。即其可久
可大之神。則見夫空諸所依。如大本之建焉。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達天德者。即其成已成物之學。而何以曩者意中期之。而茫未有
觀也。而何以今茲日中接之。而日興之親也。將虛構一境。而不能
也將別泰一詞。而不得也。夫豈猶若即而若離者乎。夫豈猶是若

近而若遠者乎。擬之議之。殆如有所立卓爾也乎。獨無如其化不可為何。

立卓爾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須發既竭後實踐功夫。只在日用尋常處。認方得所字。真際文空靈大矯自是文中之豪。孫長真先生。

友直友諒友多聞 乙亥 碧夫容山館會課第一期

詳益友之目而歷舉之焉。蓋直也諒也多聞也。益友之目也可不歷舉之哉。今夫友與師似同而實異焉。師之道無所不該者也。故設四教者必備舉之曰文行忠信。友之道因材各別者也。故言三益者必分舉之曰直諒。聞儒者功積潛脩華實並懋。劉健者主敬之原。篤實者存誠之體。輝光者有本之文。無黨無偏。原不俟人之裁制。君子識精鑒察。疑似必詳。正性者或易於任性。用情者或流於徇情。博物者或隣於玩物。有典有則。所當於底於中和。顧輒近世之莫睹全材而交游之間。允宜節取。直者光明稟於天陽。諒

題前補題
同泛舉
涉在鍼封不

實出三者
性情勸友
字
又後友字勸
進一層

者專一法於地陰多聞者條理通於人事其質固參貫乎三才直而能方則為平康諒而能貞則為沉潛多聞而能畜則為高明其學更全體乎三德然而友之者亦其難矣與對方之槩者其道必凜然莫犯抱坦白之懷者其交情必澹然難狎負宏通之譽者其氣象必岸然自異彼未嘗以性情相浹洽也而友道以疎然而友之者亦甚少矣至言莫如藥石或因其太難而生畏心至味莫如菽粟或因其近野而生鄙心至富莫如文章或因其多材而生忌心我且慮夫臭味之差池也而友誼終薄不知此三者如一焉已濫也減一焉已缺也尚俱友之我不先直何以受人之直我不

澹語寶精
語

先諒何以信人之諒我不先多聞何以見人之多聞則未友而豫味其神明直者非友直何以成其直諒者非友諒何以成其諒多聞者非友多聞何以成其多聞則緣友而愈精其持擇是以始有違及者焉友諒而不先友直則小信和乎友多聞而不先友諒則小言破義不循其序不可也其繼有相因者焉友直諒而不友多聞則悒悒無華友多聞而不友直諒則支離害道不備其人不得也即三者而分觀之言不由衷直者未必能諒貴之无色諒者未必能多聞華而無實多聞者未必能直諒分所限焉不容強則分而友之即三者而合徵之動直由于靜專直者何必不諒知至而

於著著於莊嚴者知之威著於莊重者仁之器故見莊涖而其仁
乃實見莊涖而其知乃精內蘊之端必由外現之端暢而達焉者
也是故求莊涖於仁守之先求莊涖於知及之先則施之已清其
序矣然使言莊涖而不茲言仁言莊涖而不茲言知則為之又闕
其功矣然而莊涖有固有不必出於知仁者矣飾其威儀作肅非
由於作拒防其非僻治躬未必其治心藉人力以自持而表見之
餘猶蹈於虛而弗循於實此則莊以涖之而非知及之非仁能守
之者也然而莊涖又有不盡由於知仁者矣明威有赫能知者未
必能仁厚重不遷能仁者非必能知本天資之所近而造詣所至

仍得其偏而難會其全此則莊以涖之而或但知及之或但仁能
守之者也而吾乃由體以及其用歷按之而序既不清由後以溯
其前遞推之而功更無關蓋非復向者之不莊矣固知及之仁能
守之莊以涖之矣是則知仁者早為莊涖定其宰也夫莊之氣厚
仁知則涵乎氣之中莊之質凝仁則立乎質之內則欲使氣質之
重必先化氣質之偏篤實乃見輝光遞推之則事宜漸進也故莊
為嚴凝即知者之流露莊為溫厚即仁者之端倪是則知仁者又
以莊涖為之符也夫莊涖有象而知仁無象莊涖有形而知仁無
形則即形象畢著之餘以窺形象未呈之際格致進以誠正歷按

之則理更相成也故易慢之心不生則及之乃至而知非徒抱其
靈明怠惰之氣不生則守之斯堅而仁非徒存其純固夫積之滌
斯發之厚措施有要始事既貴乎先圖治愈盛則責愈難願望無
窮終事更期於大備善哉今而後惟禮可以動之矣

行己有恥己己

士貴立志有恥斯己不夫也夫士而無恥己先失矣其何以行故
立志者尚焉子蓋勉子貢以為己之學也曰可恥之事人不可有
也而自恥之心人不可不有也有可恥之事則事必行之而多疎
有自恥之心則心乃行之而無失古君子重名節即以勵躬脩非
其義也非其道也其死以身殉也存此志者士林中實首推之今
夫為士之道非一端而立志則尤為要務焉而欲立其志端即已
始以一己膺治統則道自己操為天地立心為蒼生立命宇宙之
經由已而著而繫世風乃在正心術立大節者斷不容於已而成

概行已清老

偷以一已存道。統則仁為已。任守先聖於而繼往。待後學而開來。綱常粹墜。賴已而留。而維名教。乃在厲廉隅。植大防者。斷不容於已。而或懈。且夫備已者。君子之實功。正已者。吾人之素履。責已於若純儒之學問。而行已者。志士之持循。然行之而往。徃知已者。何也。寡廉鮮恥。所以行之者。非其道也。間嘗觀處士。純盜虛聲。未嘗不於已。端其範。智識足以過人。精神足以御物。而反已之功。疎則無他。以恥為無。則行之而可。耻者必至也。又嘗觀真士。潛修閤室。尤必先於已。正其趨。不逆情。以干譽。不立異。以為高。而飭已之志。

進一層則曰

切則外緣。雖見其昏絕。內念猶恐其未平。識者早知其守已之必謹。無他以恥為有。則行之而自耻者。常存也。是何也可耻之事。必欲使其無。而自耻之心。必欲期其有。耻不必形。諸且晝也。第令清夜。偶有抱慙。而求已之心。已不執。即使其果不抱慙也。而此自謂無慙之念。恥已深中。相隱微矣。士惟以耻戒已。更即以耻迫已。息息若與耻相接焉。不必有過涉之凶。而如滅其頂。不必有折足之咎。而猶渥其形。包羞常凜於神。晷而潔已之情。行之寧有時。或懈耻。不必見諸施為也。第令心曲稍有負疚。而植已之志。已不堅。即使其果不負疚也。而此自居無疚之耻。恥已隱滋於寤寐矣。士惟

以恥惕已即以耻成已。在在與恥相隨焉。昊天可對。猶自勅夫旦
與不宜借用。明行露寧多恍。若速於獄訟。抑戒倍深。其寅畏而衛已之道行之
寧有地或疎士之立志如此。更徵其不辱命而有守。更見有為。知

清且健。年如剝蕉。抽繭云。像不

躬行君子

甲戌

劉邑侯會課游文書院題詩一名

聖人思實學而以君子為準焉。夫君子之躬固以載道之文實而
體焉者也。此力行之詣子所為重思其人耳。蓋嘗博覽詩書之圃
曠觀仁義之塗。元元本本。殫見洽聞。洵君子之林哉。而天地間細
常名教之類。以不教者。搃在此。一二人耳。不敢以此身處生斯世
斯無地不悚。其神明不敢以此心僅託空言。斯無時不程其願力。
此諸國已。其懸也。而其人尤堪重念也。文亦猶人是。辭有枝葉而
非行有枝葉也。然則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殆非君子莫屬矣。今夫
君子者。豈惟是崇論宏議。研精極思。徒駕浮華而不修實學哉。君

子清明之志氣淵然與性命相期視聽言動之間事事嚴其坊表
焉不自恕亦不自欺斯誠乎中者乃可以形乎外君子夕惕之精
神確然與備為並永影衾寤寐之際息息相為貫通焉無將迎亦
無絕續而循乎實者并無待責乎名惟然而君子固有體諸當躬
者矣宇宙間寄此一身君子敢或輕視乎祇此子昆弟友數大端
立人倫之極而非徒博涉執文祇此仁義禮智數大事備人道之
全而非徒高設心性此躬固無地非實修也倘一身之際或有未
備或有未純尚以為躬之有關爾惟然而君子固驗諸力行者矣
古今來共此一心君子敢不仔肩乎不朽有三或立言或立功或

立德循途則一或希賢或希聖或希天其行更無時有止境也即
一心之中絕無所紛絕無所勉猶以為行之未精爾造物清泚之
氣得其偏則為菁英之外著得其全則為性體之內涵有以受之
斯其得天為獨厚矣君子者固數百年純固之氣所鍾也獨行之
科不入儒林之傳君子何易使人之躋攀乎而能不懸其詣以待
之大道深淺之功識其小則著述垂乎百年識其大則名教維乎
百世有以踐之斯即載籍為不虛矣君子者固數十年精進之功
所造也醇儒之學問不廢學士之詞章君子何嘗禁人之景慕乎
而能不念其人以副之未之有得吾安以刪訂之微言自附君子

之後哉

見地既真措詞自當其骨力排鼻尤足勝人

此其所以為之謂也夫所謂骨力者非徒指其詞之剛健而已亦指其意之深遠而言也夫所謂排鼻者非徒指其詞之雄辯而已亦指其意之宏闊而言也夫所謂尤足勝人者非徒指其詞之犀利而已亦指其意之深邃而言也夫所謂之後哉者非徒指其詞之結尾而已亦指其意之收斂而言也夫所謂見地既真者非徒指其詞之切實而已亦指其意之洞徹而言也夫所謂措詞自當者非徒指其詞之得法而已亦指其意之自然而言也夫所謂其骨力排鼻尤足勝人者非徒指其詞之有力而已亦指其意之有餘而言也夫所謂之後哉者非徒指其詞之有餘而已亦指其意之有餘而言也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

丙子

民服有本也道在清賞罰之源而已夫舉直錯枉非為民計也而民服實由于此使民者其慎清賞罰之源哉對哀公曰更化之端不自民始也何則得民身易而得民心難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萬民正則四方之心罔或不正而止有邪氣奸其間矣而何待刑驅勢禁為也魯以相忍為國久矣及君之嗣位也赫然圖治思所以整齊之命歲象魏舊章飭矣下訪大禮上下定矣詳詢儒行信義昭矣此太平之政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導之未得其務與臣愚以為宜一曠然大

變其俗今夫朝廷者天下之榘榘也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畧一統
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民不暴上
義高節則民興行寬利柔和惠則民相愛四者聖王之所以不嚴
而成化也故為人君者必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夫而後
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今也廉耻質然賢不肖混淆直者未必
舉而諸枉未盡錯也又何以責彼編氓乎君誠欲燭幽隱勸元元
勵丕庶嘉與宇內臻於斯路非舉直錯枉不為功且夫舉直錯枉
者人主之大權也而所以舉所以錯者則仍在于人主之心人主
之心民心之的也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

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必也心無私累權
不旁撓斯直枉之辨明而舉錯之施當維首元公著吐握之勤致
斧折之數亦越先公藏里革之器卻莒僕之寶成規具在願君遵
而脩之設誠致行賞善罰惡廣開正直之路杜塞羣枉之門旌夏
鬻之諫以勸忠良惡耶重之肥以懲邪佞魯其庶有勞於斯時也
朝野清明民氣和樂其秀而良者既服用情之公正其樸而慮者
尤服用法之神明其為善者服之而慕義懷仁其為惡者服之而
洗心革面魯頌有之曰順彼長道屈此羣醜言舉直錯枉也又曰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言民服也而要惟君人者昭德塞違以臨照

百官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於以匡失俗易民視令兆人昭然咸見
本朝之所貴好惡協於輿情淋閣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
可興也又美以使為哉善哉明之西幕漢制之其於禮法明之
陳預青陽為庶以與其者而治者明用計之心五其者而治者
業之始心以治之身以治之重之明以治之明以治之明以治之
不於其始而於其終夫以治之始而於其終夫以治之始而於其終
不於其始而於其終夫以治之始而於其終夫以治之始而於其終
不於其始而於其終夫以治之始而於其終夫以治之始而於其終

事君能致其身 丙子碧夫容山館會課第三期

兩邊推勘題
蘊目出

委質為臣以身許君而已蓋既已事君則其身固君之身矣致之
者誰哉我思能者且世之事君者僉曰臣無戴心天之制也夫臣
之心君安得而見之且君亦安賴得臣之心而見之所可見而可
獻者獨其身耳俾躬處休詩人所為風以敬身也室家之是郵違
問其身乎匪躬之故大易所為窮以反身也其身之不郵寧有戴
心乎試進事父母而言事君夫人臣不出而圖吾君苟出而圖吾
君尚得顧其身哉誦元首之歌為君膺颺拜進蹇裳之頌為君慶
光華誠事君之上願哉顧君曰作股肱耳目臣曰敷心腹腎腸

郭美蘇氏
全諸楚賦漢
韻筆時十景

暗擊動下學
字翻起題義
眼光獨到

讀書
西學

寫得淋漓

此層必須補到

功業名節一齊
放下方寫出
巨身分

兩層翻駭怡得
題分

謨諧之部詞以為黼黻太平之具則性情不屬其身之靖獻何為也讀陰雨甘棠之什為君效自宣肆皇華四牡之章為君周咨度誠事君之全材執掌王事之勞則經術雖深其身之靖共安在也則燕洽祇馮其執掌王事之勞則經術雖深其身之靖共安在也則亦未嘗致之耳設也有能其身者乎威福有大權至并其身亦錄之在君豈所樂聞然而事君者愾然念矣身之高曾踐君之土身之祖父拜君之爵身之宗部分君之祿惟此身久蒙情載而顧私之非情也疑諄不必避同察文法不必拘故事精誠不必告之

身而抑之於君亦復何補然而事君者瞿然思矣身居密勿不能為君格心身入制作不能為君華國身莅政治不能為君澤民獨此身可報消埃而又新之非分也達白不必昭簡策名節不必勒旂常事業不必垂之千秋萬世致之而成敗利鈍皆歸君鑒已然則謂必身躋通顯而後致者非也薦棊保乂上公著几几之容復政明農元老表休休之度是事君者非盡致身之一途也惟是小臣名姓初達宸聽而給侍左右醇謹無它出入殿廷尺寸不爽天下想其風采以為朝著之有人則致其鞠躬盡瘁之身可上質祖宗而無愧謂必身濟艱難而後致者更非也臨危事而見貞操

豈國家之福觀非常以樹奇節寧日子之心是事君者終無致身之日也惟是天子英明庶司奉職而質直少文以嚴見憚謗之辭不能言聖主歎其廉忠以為社稷之所寄則致其獨立不懼之身可對揚我后而無欺而猶或議其不學亡術者毋迺苛歟此為尚文親而鮮實行者茨瀆有恰好身分在寫得極意淋漓刻擊却非卜民意中語云也文乃如初搨蘭亭到恰好處長真先生

本立而道生

本貴乎立道之所由生也蓋孳生不息者道也而道不自生必由本而生然則本之立可不務乎且盈天地間一生機也盈天地間之生機一順氣成象也植之不固則自伐其基矣施之無序則自窒其候矣毋伐其基毋窒其候而事有基而勿壞功隨候以俱深斯大順之所昭悉根一元之布濩爾吾何以言君子務本哉誠以本也者道之所統宗也斂之為一心之準溥之為萬物之原當其推行之際生理共見其充周窺其造念之初生意已徵其洋溢蓋道乃於焉而生也道不自生緣本而生本不自立依人而立凡物

之憑虛而造者其負重也無功而其未必顛故必實而按其所積
焉積之愈深斯發之彌厚增高繼長皆得所憑依也道所為立乎
其大也凡事之躡等而施者其繼進也或窮而其終必槁故必順
而驗其所歷焉歷之既久斯決之易周觸類引伸皆自然條貫也
道所為立乎其先也本既立矣而道豈有不生者乎知道之生也
必由合而分焉多合遠近義單得下文位但下此注則又隔矣一事也而
緯之為緯則又分而為錯綜矣乃分之至於無可分而生生不窮
之賅乎巨細者總恃此本以莞捫之有直而行有曲而殺有漸而
播有放而文本之立於中而形於外者合之而不見其贏亦分之

而不見其縮已抑道之生也必由近而遠焉耳目所及者較之踐
履所及之地則遠矣心思所及者較之耳目所及之地則又遠矣
乃遠之至於無可遠而生生不已之要乎始終者總賴此本以貫
徹之放諸東海放諸西海放諸南海放諸北海本之立乎此而通
乎彼者近之而不見其盈亦遠之而不見其虧已天下積氣之區
皆積理之區理以聚氣則氣即見其昭融也如日之恒焉如月之
升焉豈必上蟠下際道始淪浹靡遺哉當夫朕兆初萌而運量已
周於無外爾天下形之所燦著即神之所燦著神以凝形則形即
見其條鬯也如木之敷榮焉如川之方至焉豈其兼容并包道自

範圍不過哉。蓋必萌芽滋長。而蕃變乃進於無疆。爾夫盈天地間
一生機也。盈天地間之生機。一順象也。大德曰生。其必本於順德
也歟。

籠罩下文語有根柢 龐星齋

天下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 甲戌
中和著於天下。致之當有實功矣。夫本為大本。道為達道。中和之
著於天下者。道固不可離也。烏能勿致哉。今夫道之命於天者。其
同然者也。道之率於人者。其當然者也。同然之量有體。有用。君子
所為於天下而會其全。當然之則。體立用行。聖人所為先天下而
造其極。未發之中。已發之和。不皆具於吾身者乎。夫使僅具於吾
身已也。則履中蹈和以馴致聖神之域者。斯世絕少其人矣。不知
道以一人為歸。道實盡人而具中和之道。夫非散著諸天下者哉。
天下之理虛而無所附也。有其本而理乃得所附焉。而中也者實

萬善之始今天下而觀之天下各具此一中也合天下而觀之天下又共此一中也所謂天下之大本也明乎中之為大本而知人無一日不處乎天下之內即無一日可馳乎中之外處中以生當有以立天下之大本矣天下之事終而無所統也有其道而事乃得所統焉而和也者實萬法之道聚聖愚而成天下之大則無地而非和氣所充也周積古今而成天下之久則無時而非和氣所貫注也所謂天下之達道也明乎和之為達道而知人無一日可獨立於天下之上即無一日不相轉於和之間無所不和當有以行天下之達道矣然則論中和而不以天下為衡則不見中和之全

量論中和而徒以天下為斷則不見和之極功蓋量包天下之全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不可須臾離也而功歸天下之極此道之所以須臾未嘗離也必也其致之乎自戒懼而致之主敬乎不睹不聞之始而中以存焉其中也非獨吾心之中也乃天下之心合而成此中也於天下求其中其中在人所共睹共聞之際於中之中更求其中其中并在已所不睹不聞之際始也擇乎中而能依乎中繼也適乎中而不離乎中苟有一端之未中即不得為天下之大中也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淵然與天下相涵為爾自謹獨而致之審幾乎莫見莫顯之文而和以決為其和也非獨吾氣之和也乃天下

之氣合而成此和也於天下求其和其和顯然有以相接於和之中更求其和其和且隱然有以相孚始也守乎和而不失乎和繼也忘乎和而不離乎和苟有一端之未和即不得為天下之至和也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渾乎與天下相深焉爾由是天地位萬物育而在宥天下之量全矣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

康辰

引書以證家國相通之理立教不外乎誠也蓋保民如保赤則所以求民心者切矣繹康誥之詞不可見教之本乎誠哉且下之人日抱此隱然之心以待命於上其纖悉未能曲宣也上之人日抱此肫然之心以勤恤乎下其淵微還期默會也古聖王念切惻瘼紹聞垂訓四境之內若庭幃焉無他本乎理之不相假動乎性之不及知而實出乎心之不容已夫六曰誠而已矣不出家而成教於國道在孝弟慈夫孝弟慈者吾心獨具之理即人心同具之理也而人心共見之端又即吾心獨見之端也心與心常相通故道

貴乎教心與心不常相詔則在道在乎求吾且即慈以明之而載微康
誥今試取其書讀之一則曰往畫乃心再則曰用康乃心其所以
敷朕心而迪汝心者意何誠也而且係大則往敷求于殷先哲王
康保則別求聞由古先哲王其求之者又何如是汲汲也而又進
之曰如保赤子夫願其永保而保之則心之防維者至矣以為難
保而保之則心之擘畫者殷矣此心也何心也曰誠也大凡事必
貴乎相習相習則其心易周情必貴乎相親相親則其心倍摯且
夫百姓至踈逖也或困於頭箕之斂而披訴無由或達以肺石之
辭而隱幽仍悶轉不如負劍辟珥之猶得以顏色微窺也且夫百

姓至蠢愚也或逐利於錐刀而獲鉏是德或縈情于醉飽而乾餽
以愆轉不如面命耳提之猶得以攜持密護也惟然而求之之心
宜切矣何以求之夫六曰誠而已人情窮苦於不能言耳夫啞啞
而笑笑者何因呱呱而啼啼者何事問之赤子而赤子不能言也
則保之者必多方以求之矣為之甘旨柔滑以導其和為之文襟
繡被以遂其欲求之周者誠必周即還問諸保者之心而亦不能
言也斯其誠志為何如愷惻哉人情尤苦于不自知耳夫中途失
母寧有常聲入井臨深依然匍匐問之赤子而赤子不自知也則
保之者必曲意以求之矣為之慈母保母以峻其防為之美璋美

福施及寡君。請賓納賓之際。何以通二國之情也。則有服有容。當肅觀瞻於察察。繼此三揖三讓。祇與委蛇。今而嘉賓將事。知敬也。雖肅猶秉周禮拜。既拜辱之餘。何以成兩君之好也。則翔翔濟濟。應表手采於庭。除故其傳命也。西面而立。始擯在左。上擯在右手。所與立者。也手之揖。常也。及其相禮也。負熟而立。退至中庭。進至階。階所宜疾進者也。足之趨。常也。顧揖與趨。不難。而在承擯上。擯則有難焉者。朝服以臨之。會反面傳。上反面傳。上兩地之周旋。敏捷詎能備。山立之風裁也。若苟揖若曲揖。不為齊之流。即為佩之委矣。當楣將拜之時。釋辭於賓。贊拜於君。一時之步履。若皇詎能

凝鍊有光
精神圓聚

守翔行之儀範也。為徐趨。為疾趨。不必足之重。奚必手之恭。其武觀之衣。何前後之整齊也。帶則紳垂。身則磬折。朝夕向背。胥宜也。襜如也。更觀子之手。何張拱之端好也。如提當帶。如奉當心。欲發毋移弗改也。翼如也。吾乃歎子之動靜有常焉。介紹而既交矣。觀嘉賓之雍容。觀天成於咫尺。國體所關。端存始事。則以心統體。而冠裳之峻整。即形意度之端。趨立不易。方揖不違。位周中規。而折中。自可現象。環綬之種也。已吾更歎子之緩急有節。焉。儼辭而既接矣。社稷之安危。攸賴祖宗之靈。奕式憑邦。交所結。更在禮成。則以志帥氣。而端拱之舒。遲見形神之暢。屬趨履。并行。願雷

端行好以整而好以暇更無煩舉袂歷堦之視也已此夫子擯相之客也不記其辭者辭無常也迨至賓退復命則不獨記其客矣

考據詳確詞旨穩雅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敬始於入門容敬而立與行俱敬矣夫朝而入公門常也鞠躬而不中門不履闕禮也擬以如不容斯乃聖人之敬乎嘗讀玉藻曰朝辨色始入者入公門也顧同列之會既昌盈則趨承或慢天威之違非咫尺則步武或踈又何能脩磬折之儀而動客中禮哉不知立朝之恭恒見入朝之始則齊邀之神有身容敬而立與行俱肅者如子之入公門是已門之制奈何天子五門諸侯三門魯之公門庫雉與路是也門必有闕爾雅所謂秩是也門中有闌門旁有棖中棖與闌之間惟君得出入曲禮所謂士大夫出入君門

亦在此

由闌右不踐闕是也。夫子先入庫門，則外朝在焉。有事詢民，是社稷靈爽之所憑也。次入雉門，則兩觀在焉。月吉懸象，是祖宗法度之所係也。於此致其敬，固有可觀者。身容何如？始鞠躬如也。曩者執圭行聘，亦以此見敬矣。茲非入廟，胡為一命僂再命偃？若祖訓是遵焉，始如不容也。維時立客，則中門必戒焉。夫立不中門，子道有然。苟密邇堂廡，而或敢僭越，何以免朝士之糾？維時行客，則履闕必防焉。夫行不履闕，賓禮尚然。矧屬在臣庶，而失之輕佻，何以免司儀之禁？此固常禮也。迺記者特異其詞，曰如不容，吾於是知夫子立與行之禁，皆以如不容之心出之者也。錯立族談，有禁矣。

誰則闕門而致罰慢朝？惟是輝光有象，既徵閑雅於私朝，則望庭燎之有輝，何妨山立而正魚須之笏，而子之立客，何以與身容而並肅也？夫四門有闕，聖主以布昌明之治，子小臣將對揚大命，詎敢覩屏樹而不致恪恭乎？稟王章於象魏，既不敢當路以臨達民，事於肺嘉亦無暇備容以進悚惶，因懈志卑則容止彌卑也。而齊立之無調，豈可知已？翔翔濟濟，有容矣。疇復登木而貽譏，不敬惟是縫紉有儀，尚著委蛇於退食，則瞻庭堦其尚遠，何妨翔行而被鹿子之裘，而子之行容，何以較身容而更恭也？夫皋門有佻先王，以嚴天澤之防，予小臣既廁列朝端，寧以遠宸威而稍生媿慢乎？

陳解

瞻參个之森嚴既不可圖勝以進仰兩臺之宏敞自不覺無佩以趨踏踏不寧氣斂則形神俱斂也而視履之考祥自可想也此如不容者所以為入門之敬與不然中門履闕媿禮者亦不蹈此於夫子何異焉

得間而入壁壘一新 惟淡

必表而出之

衣有表於外者戒褻也夫締給不可徒袵也表而出之子則必然非戒褻哉聞之禮仲夏之月處必掩身又曰暑毋褻裳蓋其慎也顧當土潤溽暑之餘而葛覃致咏容或取其便易焉惟大聖人藏身以節宣其氣束身以衽肅其心其防微謹小之深衷固有可靜驗於私居之際者由褻服而記及袵締給夫締給而可袵乎哉蓋居嘗攷袵締給者燕居之服也禮朝祭之服中締給外中衣中衣者裼衣也其外更加朝服是締給固深藏於中未嘗表見於外也惟燕居之服乃有袵者故公門之內與表裘同不入惡其褻也以

身牙伶例題字
個別醒試場
易動目

觀夫子必有因時制宜者禮記深衣有制言法服也茲則不欲其
深其而欲其出夫披襟而快雄風陽之固無數矣然火滅備容之
謂何而敢隣於玩詩歌蒙彼絢締言禮衣也而茲則不敢其蒙而
取其表夫刈葛而當養日衣之既道體矣然勞事母祀之謂何而
寧病其煩表而出之有必然者吾於是見子之順時更於是見子
之安禮衣之為言衣也依以禦寒暑者也衫締綌則嫌於無所依
矣我思陰陽之交爭也陰盛陽伏陽盛陰伏天道適當陽極而陰
主君子必俟其定焉齊戒務嚴嗜欲務禁保其身者即以保其氣
其肯使身之不安者致氣之不和出之於外而後固吾身之陽而

溫風不乘防吾身之陰而涼風不中舉止弗忒於時而氣固弗養
也已衣之為言隱也隱以為障蔽者也衫締綌則幾於莫可隱矣
我思文質之通壇古從其質今尚其文人事不可舍文而存質君
子必酌其中焉圓以應規矩以應方檢其身者即以檢其心其肯
使身之不慎致心之不肅乎以之為表而後身從其知高明可升
於臺榭身從其寬幽暗無愧乎影形手足必依於禮而心無弗恭
也已聞之有事於廟則袒左蓋彼以無所表者朋慶而此則以有
和者致謹焉夫天子始締其典詳於月令惟其表西有其服斯有
其容當使人望而生敬而不疑於相服之衷聞之君於朝則裼衣

蓋以外出而為見美也。而此則以內比而出者為攝儀焉。夫山
農徵葛其職。掌自周官。惟其出之。西有儒行。必有儒服。寧使人一
覽無餘。而并除其絀絆之飾。或曰表而出之。謂服表而出也。然絀
綌之衿。無為朝祭之服者。則其不出於家可知。惟其為燕居之服。
而我能戒其褻。故為予所獨異。而特記之云。

有以抵別。翻似。長致。原古不窮。中二。仍議
於雖大。按。題。我。小。手。方。欠。親。切

不時不食

壬申六月廿九日試筆

紫霞書屋

惟聖時中義通於食焉。夫物尚新奇。人且有以不時為貴者矣。惟
時中之夫子。乃於不食。謹其防焉。自深哉。聞之禮五穀不時果實
未孰不粥於市時之為義大矣。故惟聖王準時以立羣生之命。故
以不粥者著為令。而無拂乎天地之常經。惟聖人順時以彙百產
之精。故以不食者養其躬。而無傷乎陰陽之正氣。如鄉黨更記不
時不食。是已味以行氣。醞醞誤用第司味之失官耳。乃未占果之
碩先占趾之顛。則造物轉屬無權。即天產六虞不給。而令于乎二
氣實足以傷生氣之和。卒食以平心。莫燁乘方。或進食而不噍耳。

乃不為瓜之包而為顯之朶則偽術焉日巧即瀉風因以日滴而
害中乎一心冒足以昭內心之忠信此子之不食所為必嚴其防
也食齊眠春時羹齊眠夏時醬齊眠秋時飲齊眠冬時精之則保
合太和實與性命相繫焉我觀五行之配於吾體也春木屬脾夏
火屬肺秋金屬肝冬水屬腎節宣不慎遂成冷癘之災惟以不食
者衛吾躬而後春行羔豚夏行脍鱗秋行犢麋冬行鮮蠶羽三時
不害嗜欲絕而六疾無自生己果疏以時入禽獸以時田蠶蕘以
時獻魚鼈以時籍廣之則蕃昌庶類實與物命相閏焉我觀萬物
之仰於大鈞也蠢動於春寬假於夏緇迫於秋終成於冬奉養過

侈遂乘生成之性惟以不食者多品而魚禁鯀鯪後獸長麋慶鳥翼
穀卵蟲舍蟻塚四時咸和水土得而百族罔弗達已吾嘗讀幽風
而知時之用也夫羔羊朋酒用以稱壽於公堂耳乃至奠茶剝棗
以亦載於篇食鬱斷壺亦獻於雅是豈過於煩哉民間日用飲食
無弗閏乎天地之經綸而備膺咸有天札不興食貨陳疇較諸流
火授衣而尤重此天時有生之道也則子之不食即以厚民生焉
又嘗攷月令而知時之原也夫嘗麥薦桃為其薦新於寢廟耳乃
至伐蛟取鼈亦乘諸令正瓜苦菜亦著諸經是豈嫌其瑣哉王者
端拱朝廷尤莫重乎陰陽之變理而風雨無災鳥獸咸若食醫有

識職視彼藏冰納火而俱隆此禮時為火之精也則子之不食更以導王制焉昌歌有嗜或出於傳聞而不妨與榛實著菹並載周官之典推不食之義以交神明非卯所為必以時薦也橘柚獻色亦詳於禹貢而不聞與乃山零栗同頌小正之書不食之旨以定貢賦山澤所為必以時徵也是以觀時中之夫子之美

不時集注但指五穀果實或問引漢詔詔亦足生稻唐花之類耳中偶據周禮立說理本相通義則較備似非節外生枝強翻成案也質之高明以為何如自記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歷擬升車之容有各得其正者焉夫升車也車中也是人所易忽者也歷擬夫子之容不已各得其正哉且鄉黨一篇記夫子之容甚悉大自朝聘燕享細至衣食寢興獨於道途之際尚未詳焉豈以載馳載驅備儀者難致虔恭哉而不然也大聖人居正凜於心即非正絕於當體則雖其時甚暫其地多疎而車馬之美有自見其動容中禮者試即夫子之升車觀之原夫列爵朝端早拜隆恩於三賜良馬四之良馬五之車服之所以庸也則以敬君罔懈之忱而登則有光寧敢稍違乎踐履稽夫倭遲周道聿昭儀範於交

衢入國不馳入里必式。驅車之不客騶也。則以視民不佻之意。而
駕言遐邁。寧敢稍失夫威儀。維時子之正見諸客矣。效駕展軔。足
容既昭儼恪。匪匪翼翼。身容詎或張皇。則試觀其將升而在車下。
也。為綏為執。為立必正者。子獨異焉。夫或撫僕之手。或自下而投。
由禮既垂其常度。而閑以正則難也。正直既養於平居。正方自形。
於造次。無調無陂。佇立已見其委棄。更觀其既升而立車中也。內
顧疾言。親指不正者。子獨嚴焉。夫視駕過轂有箴。廣欵妾指有戒。
禮經聿著其明文。而裁以正則少也。中正既膺其道。弗正詎措諸
躬。容止容止。山立更祛夫嫫媿。吾於是歎子之無時而非正也。亦

必子固神
無地而非正也。常人於閒暇之餘。拘牽禮節。四體尚覺有章。矧升
車。九為暫境。子何以處暫若常也。宗邦既去。以還虎兇興棧車
之嘆。蓋驚切車揭之嗟。而此際之儀容神之凝之者。猶見貌之肅
矣。乘石而登。磬折彌昭其恭敬。奮衣而上。如齊更見為雍容。暫常
固間。其必出於正者。非預為擬之也。而居恒之齊。勉自可知。已常
人於燕閒之會。檢束身心。一節尚難自合。矧車中之為動機乎。子
何以處動若靜也。列國周旋。而後大車既慶。艱塵爾輻。更虞輪載。
而此際之舉動。主於一者。猶不涉於紛矣。馬尾既視。出言又不至
驚人。頭頭必中。舉手更不同。畫地動靜有常。其固弗正者。非分而

三又字皆
原

制之也而容色之端莊從可想也。即一車之間猶各得其正。吾黨
故刑之鄉黨之末以見夫子之時中也。

端莊雜沅利剛健吾折擲

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

賢者志存典禮而因設想夫禮容之威焉。蓋宗廟會同禮之鉅者
也。而行禮之服。取有端與章甫赤也。志之故設想之。今使人必登
制作之堂而始知禮法也。則儒生之肄業亦疎矣。故攷鉅典於朝
廷。莫重吉禮賓禮。而著章身於矩矱。尤嚴禮服禮容。維時穆穆皇
皇之象。猶若恍惚遇之。雖或有志未逮。而敢云數典已忘也。何則
亦所願學者。盛世之禮樂耳。問嘗誦清廟閔宮之什。披冕旌陰羽
之圖。而見駭奔對越。深大垂輝。正笏稽顙。冠裳為威。竊歎余生也。
晚不獲親見其休風也。則試舉其大者言之。今夫禮治神人。和上

則子接口任口提
筆亦後平境且

下者也。故儀節之詳，厥惟宗廟。而聲靈之赫，厥惟會同。宗以功稱，廟以親建。故三宗法通乎四代，而五廟下逮於羣侯。其為國家之大事一也。始事終事，別以時室。事堂事分，以位設也。龍旂大路，聖天子祀事孔明，而以洽幽明。以序昭穆。寧第曰宗，廟尚虔也。蓋祖宗之靈，爽憑之矣。發禁以會，施政以同。故開國則書名王會，中興則詩咏來同。其為王朝之曠典一也。詰戎兵以伸九伐之威，執玉帛以柔萬方之幣。如其旌門，惟宮聖天子當陽用命，而以敵王愾。以代時巡。寧第曰會同，主訓也。蓋社稷之靈，爽憑之矣。當斯時也，載弁紵衣，聿著齊濟之度。赤帝金鳥，更昭濟濟之容。凡夫周旋堂

其陞者，其服可稽矣。蓋有諸侯以祭天子，以朝日者，其不致扈涼之咎可知。其服冠可攷矣。蓋有天子未纓，諸侯績綫者，其毋越冠履之防可知。亦也。思之。殆必端章甫云。肉袒以迎牲，肉袒以取牛。龍章在上，早致恪恭。辨而平采之雍容，允宜盡飾也。服其命服，無藉褻衣。褻裘之見，而彌覺充盈冠其禮。冠儼承袞，冕驚冕之輝。而自昭彬雅，則仰森嚴之廟貌。而夏山殷火，觀象猶存。奚至以服之不衷，失威儀於復屋。赤帝張祀神之邸，彤弓報糾慝之勳。鞅鞞有歌，聿昭震疊矣。而儀文之燦著，更覺動容也。象服是宜，直同其物。十其物七十，而並傳。躋濟帛冠昭儉，且對統無繁。露統有繁露

而共著。商皇則親咫尺之天威。而王敦珠盤。司盟不改。豈徒以服之有耀。增文采於文間。如使盛典復舉乎。亦將服之以從事矣。

琢秀巖貼文有賦心

三子者出 辛未

琴川書院一等二名

記諸賢之出有屬目於其出者也。夫出則皆出耳。何以僅有三子。也有屬目於三子者。而其出遂特記云。聞之禮。君子欠伸。撫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吾鄙從侍夫子。函丈之旁。旅進旅退。出亦常耳。何足異。所異者。局中不自覺。局外者獨寓滌衷。當時不暇詳。過時反殷。追念遂別。而書之連而誌之。如論語記三子者。出是喟然一嘆。與之誠異於三子者矣。當時是三子者。昭然若發。矇默坐良久。然而夫子未嘗詔以出也。第提命既終。當亦會心不逮。未嘗詔以出。亦未嘗禁其出。則欲出者竟聽其出而已。然而三子

細意巖貼十分
沈著

古調

接筆更超

手寫本題神注
下句極神光離合
之致

何必遽欲出也。第衷懷已罄，更無會意未伸，何必遽欲出，亦何必
久不出，則可出者遂相與借出而已。且夫杏壇之上，洙泗之間，請
業請益，斷斷如也。出亦何可勝記。茲於三子者，曷異乎。爾大凡舉
動之常儀，局中每不及自覺，而一觸於局外之旁，觀覺進退之微
步趨之細，訖疾馳徐，悉動深情之寄，而默數之不能去懷。大凡周
旋之素履，當時六不暇致詳，而一經夫過時之回，漸覺意起於彼
文見於茲，其人其地，適成序事之端，而先及之，以為起例，是故其
出也。三子或無意而遂出，耶出者無意而默觀其出者，倍深有意。
夫未出之先，有意之與無意，固不能相謀也。則第徐俟其出也。

筆轉如環，隨手變
換，因方為珪，過圓
成璧

此用加倍寫法

其同出也。三子或有心而遷出，耶出者有心而微察其出者，偏似
無心。夫將出之際，無心之與有心，乃適逢其會也。則更深幸其出
也。蓋境無成象，三子祇安其動靜之恒，而在側有人焉，獨注全神
以相伺覺，晤對之餘，窅不聞聲者，已遲之久也。而三子乃始出焉。
耳過而不留，三子祇循其委蛇之節，而從旁載筆者，因共屬目以
而諦觀，覺一堂之上，起而請退者，尚未有人也。而三子者，則已出
焉。身然則曷不詳書之，而僅概其稱曰三子，有別乎三子之外者
則變文從略，不必備列其名也。非復曩者侍坐之例也。然則曷不
直書之，而必婉其詞曰三子者，有窺乎三子之微者，則因事原心。

不妨代申其意也。故從向者舍瑟之稱也。何也。其出也。固後焉者。之所極不能忘者也。然則誌其出者。非為三子誌也。為曾皙誌也。手揮絲桐。目送飛鴻。有拍與物化。不以心稽之妙。李邑侯元許。空中布景。為外設色。一片神行。無懈可擊。歸羽吉先生。

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已已

無文者亦將無鞞可遠取諸物焉。夫虎豹與犬羊本有鞞也。如徒存其鞞則其相去幾何哉。子貢曰。世之叛去文之論者。動輒謂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嗟乎。易率天下而歸指無等也。夫使文而可去。則羽儀無所用。其材皮相無所見。其美而環偉彪炳。瑰異非常之姿。亦將與闇沒無華者。混淆而莫別。下徵物采其理。有通於人文者。吾言質文並重。誠以君子小人之別。不在質而在文也。試進而喻之。古君子制禮有宜。韋著文明之象。故享則薦皮。而服猛辟。則為植而增輝。已見威儀之可畏。而澤其毛而履其尾。精為參伐者。

一拍便合

亦棲必山林古君子彰身有服亦昭文飾之華故絞衣褊而紆袞備
素絲縫而羔裘表儉雖有章采之可觀而食其肉而寢其皮美見
重環者亦羣維三百是虎豹也犬羊也所異者豈不在文哉而子
大夫乃欲存夫質噫是宜鞞而已矣雖欲辨之烏從而辨之蓋嘗
玩夫周易之占馬賁其頄者翰乘曰馬遜於尾者英革用黃革亦
既彰其文采矣乃觀夫虎變孚於大人豹變從於君子卷呈文炳
文蔚之奇而民為狗兔為羊未聞以踏階羸角之林盛誇其毛
色斯可知執之以縹割之尤也絳難並逆風隱霧之奇也而必執
鞞以相衡則財以一知獲夫品幾同狐濡尾豕負塗類元黃之相

雜也又嘗攷諸周官所紀馬中車辨等革路垂龍勒之輝方相時
儼金目蒙熊皮之飾亦既顯其文章矣乃觀夫虎侯共於天子豹
侯共於諸侯用昭狸首鬪虞之節而大人有司羊人有掌勇未聞
持美獻柔毛而外別著其材能斯可知用捨用馳執羔飾豕終難
儕畫節藉璋之采也而第舉鞞以相較則掌皮有職攻皮有毛亦祇
春而須冬而斂資匪絕之良材已蒙馬犯猛師壯軍容而南風不
競借羆入獻貢方物而北國來朝禮著虎裘詩稱豹褱英華莫掩
寧至類夫犬羊而其鞞則殊相類也勇想如豹奚以稱雄於百獸
窺還以管見難略見夫一玃報胡以鞞弓為胡以履雪藪精英之

已燭而有美弗彰而第與守也四犬夏羊藩羊齊其聲價秦稱噬
犬易以百兩之車鄭美羔羊飾以三英之絮旅葵有訓童殺何求
庸陋之材寧可同於虎豹而其尊則適相同也褐衣無藉并難製
以為裘糞種可為更莫共之以龜盧安造大牝衰安辨夫遂笑皮
質之空存而藉藏其拙及是與魁為白虎獠為白豹混其形模子
奈何欲青天下而奪之也哉

炳如蔚如直欲與西堂農山爭勝然又
已出格為直臣節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
諸枉能使枉者直癸酉 碧夫容山館會課

兩問而兩答之不問而因微導之焉夫問仁知者何嘗有人之見
存哉而又何能無人之見存哉然而遲未明言也而子則以為何
患人之有枉與直也且聖賢問會之際不難在問者也難在待問
者耶遂探其後之問而豫告之則躡矣姑置其前之問而再告之
又賴矣故或專問焉分問焉知之欲有問而又和能問焉和問者
初不自知也而聖人則已如其意而正告之窺其心而明告之不
然仁者見仁知者見知何嘗有人之見存哉而亦何必無人之見

能於無字句處尋
問

逆探第三節意於
題前

疑竇在此

如園之轉

人字闕目

存哉仁與各操其權而於人分其用知與仁互神其用而以
人妙轉其機子何妨因樊遲之問而明示之者然而遲固專問之
非無問之也分問之非合問之也問在仁則弟告以愛人云爾問
在知則弟告以知人云爾溯仁知之原固有自治之事而弟驗其
及人之德則人胡可以皆愛人又胡可以皆知也而况乎問知
適在問仁之後也推仁知之原更有各盡之功而弟觀其與人之
懷則愛非可擇人而施知更非可盡人而與也而况乎問仁又早
在問知之先也且夫未問之先遲何嘗有人之見存哉既問之後
遲又何能無人之見存哉夫人者相與處而據焉者也同是人

於未達下拖此一白妙

無待白又生出下節
疑團

人也置一仁者於此置一知者於彼仁者愛之深而無所用其知
也知者知之明而不妄用其愛也則仁知之有定者轉因無定之
人而其道歧也而遲固未敢以復問也同是人也始焉用吾仁既
焉用吾知用吾仁而愛之中必不能以知強為區別也用吾知而
知之際又不能以愛曲為色也則仁知之無定者轉因有定之
人而其權奪也而子已無待其復問也於是遲之若有未達者
祇因問知於仁之後而轉滋一疑也而子之悟其未達者并不計
問仁於知之先而別進一解也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夫然
而問仁知者固不妨南人之見存矣忠厚之弊豈無章瘴之神英

能使白尚少發揮

明辨以指

明之辟行以豈弟之心寬裕何妨難金濟乎則未知而先知之者
此意當微會之夫然而疑仁者并未嘗有人之見存矣豈不
乎則因剛知而後身達者此意尤可徐參之然而遲之未達屋圓
未嘗明言也合者舉錯兩言若承脚知之後而非無論仁合論仁
也宜遲終未達也歟

注眼於未達下不能復問斬關而入游及於虛心思筆力並勝
孫長真先生

富而無驕易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

境之豐者易居事之簡者易任矣蓋無驕在富視無怨誠易矣若
趙魏老之任又非公綽所易優者乎且境之易處者未足驗人之
學也而事之易為者未足盡人之才也蓋稟多益寡好禮者既可
自安而政靜望隆有守者亦能勝任夫子論人情而通求其樂樂
數人品而先者其所長於以見無難者亦未可不備而有餘者正
不容自足也貧而無怨何以難乎誠以身處窶貧念切華臚縱不
干謁公卿屈躬以求夫福澤亦且歷觀溫厚內溫而慨夫窮通欲
求廉靜寡欲者幾何人哉若富而不驕則固易易矣苟念多藏之

下平存尚欠清醒

厚亡而亢身亢宗稍存樽節則永懷建德如沐向之貧而富以其鄰自易於樂天之履苟思世祿之由禮而匪交匪傲稍著謙恭小文美示知孝道文之德武而言如有幅自易於苦節之貞由貧已丑歲考一等

常熟學

潘維恭

沈煜奎

黃潤榮

龐肯堂

顏文虎

蘇林

陶貴鍾

翁同書

席琳

席存珍

陸璿

張承湛

文學

張澄

趙斌

楊毓麟

葛廷耀

馮金鑑

衛翰華

吳廷掄

馮晉璋

吳慶增

吳慶集

李元煥

王汝洋

此五駁使
以張黃西

一篇

能靜鎮優游寧至以質藩身下等於梁匪之諫其優也若此不可想見其無驕耶受之境之易處者正未可耗而事之易為者不容自滿滕薛大夫不可為矣則能處富者焉知不負而怨耶

軍屬贖而未
者以坐鎮之
高何嘗肅奉
公綽所能勝
于管鑰何當
也而公綽已

此五驅使書表
以張黃西截乃

厚亡而元身元宗稍存樽節則永懷建德如林向之賀貧而富以
其鄰自易於樂天之履苟思世祿之由禮而匪交匪傲稍著謙恭
則致嘆保家等趙文之聰賦而富如有幅自易於苦節之貞由貧
而進論之可見處境雖易亦不容易忽也而觀人者徒易猶未足
概也斯言也子殆為當世諷耶且夫春秋時世家大族多富而驕
者知試觀慶封且欲致來人瘁之譏林戎不臣遂怒君貧之禍而
且祿未益者馬已多甲既說者弓猶竊家臣亦各自營私欲得一
貴而能貧者安見其易也且列國之中晉為盟主其卿實為權臣
乃西無一卒僅見藥書家半三軍夙傳卻氏無令名而致賄象齒

一篇制勝毒

同焚奉君使而成貧玉環致請以至與珠而竟受一輦屬廢而未
聞三孰其臣率以智術于畧為能夫安得廉靜寡欲者以坐鎮之
哉此優為趙魏老子所為思孟公綽也勢雖據夫宗高何嘗肅奉
春秋仰承王事則私朝之上當亦無悉索之煩也而公綽所能勝
任勝愉快庶幾不貪為寶致主於子罕之廉職僅掌審管鑰何當
與謀政事共効才猷而則家宰之司詎有股肱之寄也而公綽已
能靜鎮優游寧至以貧藩身下等於梁誼之諫其優也若此不可
想見其無驕耶要之境之易處者正未可輕而事之易為者不容
自滿滕薛大夫不可為矣則能處富者焉知不貧而怨耶

柔林二字上可謂之典
不投矣

賦得清簾疎簾看奕棋 得閱字五言八韻

一局仙棋裏堪消永晝脚疎簾人閉扉清簾色
編爛移慶皆留跡開時竹露斑細分疆樂道頻見勢迴環
如靈心換重圍妙手闕西南風或警十九路何患肥豈遮姑識柯應爛始還博爐香炳盡幽絕擬高山

後審取材富而裁保工真文入妙本之存

得亦大其勻密

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 癸酉

成人未易驟期也姑為之歷舉數人焉夫人亦限臧武仲公綽下

莊子冉求其尤也其知其不欲其勇其藝不可歷舉其長乎今將

立乎三代以下而溯三代以上氣數日遷師承無自而必抗懷往

詰曰吾將若而人若而人也蓋身身乎其難哉夫物造物之生才

有數而渾全之至詣難名分而取之也容以一節弃也合而徵之

不容以一途限也子問成人乎吾嘗慨想前脩慕夫聖神文武之

稱而已不可復觀也吾嘗俯察流俗求其正直平康之質而又未
易驟期也惟天陰隲下民予以清明之心予以澹宣之性予以果

游文書院費山長會課超等四名

敢之氣予以通達之材分陰分陽而獨萃兩間之靈氣惟聖聰明
曾錫神足以冒天下之道守足以定天下之志健足以任天下之
事達足以成天下之務無偏無黨遂獨為千古之完人然則知也
不欲也勇也藝也皆人所宜具也然而難言之矣且夫人生也
限乎天亦限乎地從詩書傳誦之餘而興懷尚友往往臨文太息
曰若者特標清識若者素挺貞操若者力勝重任若者雅負通材
千古而上有聖人焉千古而上有賢人焉以為安得若人而仰為
儀表也乃求之目所覩而所見異辭矣乃之耳所習而所聞異辭
矣當吾世而至人不作遂疑氣運之漸衰焉則天限之也從月旦

揄揚之際而遙企名流往往引領長懷日若者有辨物之明若者
有宥物之量若者有制物之力若者有應物之具千里而遙有一
聖焉百里而遙有一賢焉以為安得若人而引為師資也乃求之
一鄉一邑而絕少其人矣求之一都一國而絕少其人矣當目前
而達人不生遂疑扶輿之或薄焉則地限之也將使知必大舜不
欲必巢許勇必湯武藝必周公抑亦難焉則知何必不臧武仲不
欲何必不公綽勇何必不卞莊子藝何必不再求將使武仲戒象
齒之赫公綽禦虎鬪之暴莊子理齒絲之煩冉求設鼠穴之辨抑
又難焉則臧武仲僅足言知公綽僅足言不欲卞莊子僅足言不

欲再求僅足言藝且也作不順而施不怒其知不足稱也為廉吏而非能更其不欲不足稱也三戰皆北非勇也一室敵車非藝也然而全材既已曠代希逢下士并無片長足錄即吾身所親見舉宗國之人才不拍一途也不遺一節也則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

秦穆公用之而霸

更觀秦之所以霸而知人之貴乎用矣夫秦何以霸以用百里奚耳然奚固虞所不用者也人固在乎用哉且論人材者不可第觀其困阨之用尤當參觀其遭際之時有志之士居恒憤憤謂上不我用耶一旦任之知聽之專而碌碌無所施卒與不用者等是非其若之不能耶實其人之不可用也則前此之無益於國猶不得以不用為解也吾謂虞不用百里奚而亡豈無見哉願或者曰虞之亡未必以奚之不用也奚苟用亦安見虞之不亡也奚誠無益於虞則不用不足憂用之亦不足喜也

亦未^必於國有裨也乃吾特以虞之歸於奚之不用者何也則
虞所不用之奚固秦穆公用之而霸者也夫秦穆公之為君也舉
人周與人壹塞非由余輩志羅而致之而霸業之成惟百里奚是
賴焉豈奚之智於秦而愚於虞哉抑或勤於秦而懈於虞哉此無
他惟視其若之能用耳姑勿論未用之先其枚卜而旁求者何若
也第思奚實賤虜之餘耳假令秦為亡虞之續而當當焉奚若
聞將見伏唯之食常嗟五穀之皮莫賈而鬱鬱居此在秦一如
其在虞焉則奚之經緯不且於秦而終悔乎而幸也晉媵既來之
後遂得顯其才猷也伯國之佐即亡國之臣乃知向之緘口不言

者固非闕智諫之短爾更勿論既用之後凡計從而言聽者又何
如也第思奚固夏墟之產耳假令虞亦悔禍之起而昧昧我思惟
茲一介將見後此救災恤鄰之誼先為輔車唇齒之謀而赫赫鴻
勳虞國無殊乎秦國焉則奚之功業何待至秦而後彰乎而惜也
鄙人見執以還始得展其懷抱也此則建豎立成彼則籌謀鮮效
乃知向之懷不有待者為不勝屈抑之悲爾或謂年少之英才恒
遜老成之練達秦之於奚用之亦適當其時耳不知立朝屏棄蓋
之策定計論汎舟之後深謀遠慮早深涵養於平居審時而論奚
既能成秦之伯業而必能挽虞之亡機也則用之固不可謂以時

而異也。或謂王氣鍾於西北，豈若兵端結於夏陽，奚之於秦用之亦適逢其地耶？不知三帥之輪蹄不返，二陵之風雨頻來，轉敗為興，幸著功名於朝，寧易地而觀奚繼，不能令虞之驕，伯亦必不忍視虞之忽亡也。則用之而不可謂以地而殊也。君子觀秦之所以仰而知虞之所以凶，賢者之於人國，所關不甚大哉。

能於上下語脈探討消息，自與食牛章專論相業迴殊。

分田制祿

典則

田祿貴均平，其法可進按矣。蓋田不均，祿不平，以慢其經界故耳。苟既正焉，分與制不可進按哉。嘗攷周禮地官之屬，始於鄉師，終於豪人，凡區畫會計之方，皆本畿疆封溝之灋也。蓋地職分以肥磽，故無分民者必有分土，國用制以式法，故欲制食者必先制農。吾試即經界既正之餘，為之進覈夫仁政焉。何則？昔先王以田安所慮其游惰，尤慮其侵欺，故土宜有灋，土均有灋，以及加司徒辨室數，小司徒稽人數，皆緣世業以為規，而比戶周知貧與富之所，以無相耀也。先王以祿馭富，所以養廉，而所以防濫，故廩人有掌

操分制二

以子之源字

以無相耀也

司士有詔以至幣餘待賜予家削待匪須悉準代耕以起義而計
功衰益上與下之所以無交征也迄於今而其法久廢矣初稅畝
而田一變用田賦而田再變開阡陌盡地力而田遂盡變吾見田
無常主奸吏舞弊而不分矣司祿開而其職亡班祿去而其籍亡
延食客招說士而其禮并亡吾見祿鮮常貧太窘告匱而無制矣
惟然而分之制之有可進求於經界既正之後者將合遠邇之黎
庶而胥上司民則其情難協故通其術而分以地圖焉土有壤墳
一易再易殊其數口有衆寡上地下地異其名罔弗分之以界而
彼此不清矣矧復分其地者一耦有畝分其人者一夫有遂要使

園三

一室之廛適稱一人之力雖其間膏腴之地不妨置為閒田則分
之事甚嚴而遠邇不至於相混也已將舉內外之臣工而悉資太
府則其勢難供故酌其宜而制為食采焉六鄉之內別置官田賞
田六遂之餘以為公邑家邑亦既制之以界而尊卑不奪矣矧復
制以歲者稍食有會制以日者充食有供第使人稱其食不至食
浮於人即偶有償賄之須而祗出於王府則制之方已密而內外
不至於交爭也已子慎旃哉此地當充徐之域平原曠野利擅桑
麻疆域之廣輪易辨矣里方五十計畝僅四萬五千地有半同計
夫僅四千五百揆其地勢而以開方之法行之將見迺畝迺宣止

次多不夫
滕一接

基爰理詔功詔久錫予有常自此脩其軌物用保牀繡之遺封煥
厥規模庶復周官之舊法可坐而定也非經界之正曷克臻此

分制字乃經以律理而生為經術

湛深之士

收句勒自佳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已已
有所恃以為國者其勢固大可恃矣夫城池兵革米粟國所恃以
無恐者也乃其所恃者已大可恃如此今天下諸侯王莫不據千
丈之城百里之池帶甲百萬蓄支十年竊以為攻守之便莫過於
此矣然策士猶進繕完之畧良將猶講練習之法能臣猶習會計
之方亦謂紛紛之際用武之地可緩急恃之耳嗟乎使其果可恃
也則形勢豈已大可恃哉吾言天時不如地利而地利非止一端
也試進詳其說今夫言地利者尚矣粵稽周禮七雉九雉之規為
溝為防之制匠人營之量人掌之而且弓甲隸於司馬委積屬於

第一層

司徒嗣後築防浚洙春秋是記大蒐請糴列國時聞今乃欲以策爾之邦介於大國無重垣長壘以間之無府庫倉廩以實之雖使仗禮義以守之而勢有不敵然則城也池也兵革也米粟也有土者所宜亟講也雖然猶有未盡善者今使脩乃城鑿乃池厲乃鋒刃穀乃甲冑峙乃糧糧峙乃芻芻而視其城大不過百雉也度其池廣不過數里也陳其兵革而在矢夾矢射或不及數十步也犀甲兕甲壽或不及數百年也且又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或不足以待六年三年之用也有城不高有池不深有兵革而不堅利有米粟而不多將何以濟然而難言之矣古之為國者方城為城深水

第二層

第三層

為池而精兵不過數千館穀僅資三日刀劍是產桑麻是擅而郭陋或浹旬而克溝浚僅三刻而踰若是乎城之高池之深兵革之堅利米粟之多四者有之難兼而有之尤難乃今既幸而有之且兼而有之且夫國勢非小弱也城郭之峻溝池之衛相望也披堅執銳不同於斬木為兵揭竿為旗也太倉稗廩不同於日食四駟日食三駟也則試起而循其城石城十仞非若偃陽之小也非不高也俯而臨其池湯池百步非若平陰之圍也非不深也據籍而簡兵革勁弩在前長戟在後組甲三百被練三千非有疲竭之患也非不堅利也持籌而計米粟取田上上取賦中中乃積乃倉孔

此段以迄

囊中橐非有貳分之呼也非不多也豈非以保軀國家為久長
也評哉吾聞諸侯守在竟內公侯士為干城將忠信為甲冑禮義
為干櫓食德飲和雖去兵去食無患也况所憑藉者又已甚哉而
孰知地利竟有不可恃者

通層頓跌按節在弦由其有書卷

以佐一有氣勢軍一故占惟砌

考以別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心與政不可徒有也聖人之用乃神焉蓋徒有其心與政則不忍
之用必窒矣以則政由於心行則心隨乎政非先王其孰能之今
使論心而徒矜慈祥人不受其惠也論政而徒誦恩澤人必探其
微也不能探感應之權而徒執一有之見以相待則心窮而政亦
窮若夫政根於心而心不空存心通乎政而政非徒具乃知先王
於心與政之間亦幾費措施之加矣有不忍人之心即有不忍人
之政先王既異於人矣夫有豈僅僅有之而已哉有之則天地民
物之任在此心矣然而此心猶在內也不策宵旰之惕厲以圖之

神似正希

則豈弟之念不伸有之則陽舒陰慄之權存其政矣然而其政第
虛懸也不本宥密之衷懷以出之則煦嫗之方不廣蓋有是心必
有所以達是心者以驗其不忍之原焉有是政必有所以立是政
者以驗其不忍之量焉是非以之行之不為功今使康功田功不
必行而日抱此惠鮮懷保之心遂欲紹休風於無逸又使建極作
極不以必以而虛設此蕩平會歸之政遂欲期斯世之大同此必
不能如其能之則以之者曷貴乎行行之者曷貴乎以哉然而全
之者難矣問嘗歷諷侯玉見夫世主之存非無胞與繫懷同原
動念而措置乖違與論愛物則明與論仁民則暗則善政僅托諸

空懷旁觀固不諒其幽隱無他行之無其方也又嘗披覽簡冊見
夫英主之為政非不勵精立憲勤意鞠謀而謹虞小補與行勤功
易則易與行王道則難則真心先虧於方寸識者已深病其補直
無他以之無其本也因思先王政根於心而範圍不過曲成不遺
豈徒為具文哉以之者已立其準矣平天成地之事業適完其都
俞吁咈之隱衷則即所行而可覘其所以也苟行有未全尚以為
未極以之精神爾以通乎政而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豈徒為虛語
哉行之者獨神其用矣闕雖麟趾之性情皆發為周禮周官之精
意則即所以而可見其所行也苟行以有未誠即以為未滿行之

之分量爾何也。心與政不可相離也。以與行不容偏廢也。先王神明之注。推暨之方。有存於其間者矣。如是而治天下不難矣。

賦得二月中旬已進瓜 得溫字五言八韻

二月瓜期遠。如何進內園。為緣勤灌旱。分得浴湯溫。種異三冬舊。風催十八番。金盤寒沁骨。玉碗好除煩。甘入飴簫吹。紅分香檜喧。摘逢挑葉條。貯共冷淘存。仙棗林同實。唐花窖並繁。

聖朝方物廣。哈密獻九蕃。

今日博院筆 元生 棘

惟侯

悠久無疆

更徵至誠成物之體。無息斯無疆矣。蓋維天與地。終古無疆。而至誠之悠久。亦若是焉。又何配之云哉。嘗讀易之象曰。德合元疆。是知與天地共始其象者。必與天地並永其神也。夫惟至誠御萬德。

充內外。上暢九垓。下沂八埏。故精心之貞一。凝貫於始終。而元氣

之流行。綿延於宇宙。猗歟休哉。何盛德之無窮也。博厚高明。既配

天地矣。而成物之悠久。其體又何如者。稽古而陳。疏乞之編。皇之

為言。煒帝之為言。詭王之為言。詿。要皆一誠之主宰。以聿著神靈。

而荷天衢。提地輦。早參兩大而常昭。渾靈論古而述。黃軒之紀。賴

德合元疆言地

合于天也下又曰

地元疆應地元疆

心為紐織上素

其利百年。畏其神百年。服其教百年。要皆一誠之貫通。以普懷德澤。而戴巍巍。履栗栗。更歷萬載。而共仰聲靈。蓋天地之運無疆。而至誠之悠久。象之則亦不必復言配也。直謂之悠久無疆而已矣。元會詎能究極。至誠財成輔相。既與天地為昭。而矧其至於悠也。一器傳而萬世賴。一事脩而百代尊。耳目心思。合智愚而範圍不。過故圖書特啓文明。耒耜胥徵率育。創業垂有律度。直與造物同功。則悠長之運。以彰焉。網緼詎有窮期。至誠剛健順承。業與天地並立。而矧其至於久也。百王默運於一心。百世聲基於一印。精神意氣。歷沿襲而兢業常存。故帝之德曰執中。王之道曰建中。謨詰

有淵源。直與化工比壽。則久道之神。以洽焉。吾嘗徵之於書。其周公之卜宅。則曰無疆。惟休。台公之薦樂。亦曰無疆。惟休。承叙萬年。何非誠之所積也。試觀正朔幾閱。政更而授時必紀。放勳之命。職方亦多泌革。而作貢仍推文命之敷。斯可知聖德之決乎人心者。遠也。本誠意以流通。而磅礴之形。同符六合。則彙祥流慶。寧第借圖刀球璧以俱傳。又嘗攷之於詩矣。頌開國之基。則曰萬壽無疆。咏太平之業。亦曰萬壽無疆。聲施百世。何莫非誠之所孚也。誠觀忠質之風已。而流火猶傳。夏正之遺。淳龐之俗漸。而山樞不改。唐風之。斯可知聖衷之維乎世道者。這也。運誠心以締造。而

綿長之氣。統貫三才。而沐澤霑恩。寧第與日月同陵。而並永。是以
聖王在上。天剖神符。地合靈氣。延靈長之德。啓苞符之祥。於焉紆
萬嗣。規萬世。扇遺風。播芳烈。休哉至誠之道。蓋歷億載。萬年為天
下之極者也。

右典引封禪為一手如似少鍊子

朝聘以時

朝聘有經。維其時矣。夫朝以講禮。聘以志業。典恭嚴也。先王曰。有
其時在。是宜以之。聞之周官之制。十二年王乃時巡。是知震疊之
聲靈。固以時邁。而懷柔天下也。願一人操御宇之權。既宜節以時。
而後天威罔敷。而百辟率求章之典。尤當酌以時。而使侯度無愆。
執壤奠者。千百國。奉簡書者。一二臣。不欲數而不欲疏。夫固有以
時為大者矣。則進詳懷諸侯之事。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山河帶礪。早蒙天子之仁恩矣。使脩文脩意。著其文。而來享。來王
弛其曲。伯亦錫舅。曷以伸羨。蕭湛露之忱也。則載弘。鞫而奉春王。

已統秋觀冬遇夏宗之制一歲徧存三歲徧類五歲徧省致禋歸
賑頻沐王人之慰勞矣使掌察掌交設其職而有姜有苴關其儀
南翔東西何以循入貢獻功之舉也則節春秋而承寵命宜分孤
卿大夫元士之班是朝也聘也先王以收天下之權而合其勢論
天下之志而達其情者維其時也所不以時者會以黻禁同以施
政當陽用命必嚴三壽之班耳而朝非其例也念侯氏乃心王室
用伸信宿之歡而龍旂十乘假咏祈祈清酒百壺出歌奕奕倘俾
之道長則之屏之翰何以寧爾邦家也著之於經而舉凡立當衡
立當車軹者定以時而禮同弗周耶不時者問以結好視以除慝

受幣聽辭必萃四方之使耳而聘非其倫也念使臣示我周行用
致樂湛之愛而庶之鳴也笙簧可鼓馬之馭也追琢有綏倘令其
數未則載馳載驅何以酬其况瘁也詳之於經而舉凡有相不入
有擯不交者參以時而儀無不備讀明堂之位而東上北上有其
儀門內門外有其地啓應門以出治似與陳謨協慮異其文矣不
知合六服以來同則辨以位而尊卑有別徵一方以入覲則齊以
時而上下胥安也建中以立制豈必覩茅屋蒿宮赤戶白牖設各
辰而共仰威靈被王會之圖而七十八十別其服堂上堂下定其
班張赤帟以揚休似與春見秋見殊其制矣不知舉一朝之曠典

新日書

則繪以圖而遠邇胥均定。一代之常規則協以時而內外咸附也。準勢以立模。豈必陳冕旌陰羽。元繚碧基。息文閭而共欽赫濯。而懷諸侯之經。猶不但此也。

新之。一層。不。蔡。前。人。牙。琴。其。微。
村。也。官。臣。選。之。也。好。如。神。在。衣。也。
善。揚。柳。春。旅。一。句。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甲戌

游文書院何觀察
開課超等弟二名

微與顯一而神中庸不外一誠也。夫無微非顯實無顯非微而已矣。誠乎其鬼神之情狀而中庸之樞紐乎。且中庸之道一天道也。即一誠道也。其原始於不睹不聞其用極於不貳不息。故子思合費隱之道而特舉一誠以立論曰。天下境不分虛實。虛境者實境之所憑也。天下象不分幽明。明象者幽象之所構也。特非洞悉乎陰陽之故者不能觀其通。爾今夫天地間一誠而已矣。誠之道一微與顯所分據而已矣。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此造化之誠也。其自然者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人心之誠也。其自同然者也。若鬼

黃河之水天上來
看誠字獨見其
大獨見其精

要言不煩

神則參乎造化人心之際者矣。然權則鬼神之不見不聞其微者
機乎鬼神之體物。如其顯者機乎析微與顯而分言之。微無形
因顯以為形。斯形其無形之形。微無象。即顯以為象。斯象其無象
之象。則由微而之顯者誠為之貫通也。渾微與顯而合言之。微之
理與顯之理互相參。無動靜。并無出入。微之幾與顯之幾。迭相引
無絕續。并無乘除。則即微而寓顯者誠為之主宰也。蓋嘗深探乎
大造之原。而見夫二氣之流行。莫非一元之布。薄舉凡風雨霜露
施於天。神氣風霆發於地。極之形形色色。惟誠有以握夫微與顯
之權。因而默悟。當前之故。而見夫吉凶影響之變。莫非知來藏往

清性乃爾

豁然開朗文六
徹上徹下徹始徹終

精闢之論自成
一子

之常舉。凡精氣則凝而為有。游魂則返而為無。極之化化生。生皆
誠有以融夫微與顯之妙。而吾乃恍然於微之顯也。皆其不可揜
也。曰誠固如此。夫鬼神憑乎氣。而誠則憑乎理。理以御氣。鬼神有
不到之地。誠則無不到之地也。所以離誠以求鬼神。而微者轉遁
於冥漠之鄉。即誠以徵鬼神。而顯者自呈其形。鑿之報。蓋誠之理
本有如此之徹。上徹下者。斯上蟠下際。皆一誠所充。積之區。爾鬼
神主乎數。而誠則主乎理。理以統數。鬼神有消長之時。誠則無消
長之時也。所以人心之誠。即人心之鬼神。鬼神有微有顯。造化之
誠。即造化之鬼神。鬼神直無微無顯。蓋誠之理本有如此之徹。始

徹終者斯原始要終皆一誠所運量之候爾是故至誠如神鬼神
且受治於聖明之政不誠無物鬼神乃代搯其禍福之權微則圓
神方知兆見於著龜顯則優見愾聞禮行乎郊廟吁誠也者微隱
顯之會也費隱之原也鬼神之德而中庸之道也本諸天命之性
歸諸上天之載而萬世帝王所為達孝制禮者也

全部中庸道理會中看得雪亮故信手拈來盡是精確之論元
評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

述聖人之論射而得君子之似焉蓋君子於射若不相謀而射於
君子若適有似也子思引子言以證之曰吾言素位之君子而謂
其自得是君子固自有其真矣顧統觀君子之制行當於畢生之
無過得其真而深求君子之用心可即一藝之程能得其似蓋操
術本自迴殊而立志若相默契載徵先訓夫固曲肖其情形矣居
不急捨射字易俟命惟素位之君子則然是君子者固非小人所得似也亦非
又不放過似衆人所能似也而誰則似之哉君子體平易之道密為持循斷無
字便是得法有苟且因循甘與凡庸為伍則居易者君子之常而欲舉一境以

題前輕籠
留得靈步

射字本無可
費揮拈上位
字來論射仍
是論君子破
寂為喧却絕
不犯手

相例恐似伸貌未似其神也。君子有造命之權，力為補救，斷不以窮通得喪，諉為氣數適然。則侯命者，君子之正，而欲即一事以相形，恐名相似而實未似也。然則君子之似不幾難其有哉？子不嘗論射乎？曰：射有似乎君子。今夫射固各有其位者也。位無定而射之位則有入序物當棟，升堂物當楹，各奏爾能，志範圍而不過。射之不出其位，即君子之行無越思也。夫君子豈必常履射之位，而其心自有適相合者，蓋非似其氣象而直似其精神也。已位不遷而射之位則屢遷，當楹及階，揮當物及物，揮各繹已志，必進退之無愆，是射之志當其位，即君子之行必中禮也。夫君子豈必

再借上下合
說可謂靈惡
四映

終處射之位，而其意自有適相符者，蓋非似其儀文而亦似其願也。已且雷人已者，君子也。而射亦有人已之分，肩黨序西主黨，序東對待有儀，寧至怨尤之起乎？夫射非皆為君子，而君子不妨以射當其采蘋為節，采芣為節，就位者孰不聞之。吾知循聲而發，即如契君子之全神，爾抑辨上下者，君子也。而射亦上下之別，上射於右，下射於左，交讓有序，突至凌接之乘乎？當射非盡屬君子，而君子自可似射。當其舉旌以宮，偃旌以商，在位者孰不見之哉？知省拈於度，即如安君子之常，分爾蓋射有居之地，為以旌居之，以朴居墻，序賓序賢，恍見君子之坦懷，而與射有侯之時焉。合足

居侯亦有觀而侯執算而侯以禮以樂直同君子之隨遇而安觀於失則反求

乃知素位之君子又可於子之論射而得其似矣

不蹈空不撫實斯題之能事盡矣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

游文書院李邑侯會課超等第一名

引書而申其義立教不外乎誠也蓋心不誠則本不立述康誥保赤之言不可見誠為先務哉且家國之際施教雖殊而成教則一無他惟恃此心之誠而已矣擴其心以求之而誠意所孚其道遂隆於朝守精其心以求之而誠志所積其念莫切於庭闈蓋不誠無物惟誠則明援古書以相證乃知國之道於家者固非可強為於外爾不出家而成教夫教者緣心而立以誠為本而無他求者也然則不必言君長眾也觀於赤子可知亦不必言孝弟慈也觀於保赤子可知康誥有之曰如赤保赤子今夫康誥之書開國

承家之道也。即宅心以其心與民心相見而心有同原惠不惠
懋不懋官庭之寤寐若與閭閻之呼吸相觸而至性所通元后直
作父母往盡乃心以其心與民心相權而心同弗協畢棄咎勅懋
和廊廟之規為若舉草野之情形志見而至情所感嚴若不啻家
人若是者所謂誠也。君民之所以保民與親之所以保赤胥此也
心也。問嘗披覽簡編見夫英明之主奮發有為而與民同好與民
同惡與民同樂與民同憂宥密單取呈衷而施設之餘或復形其
懈怠者無他誠意先虧於方寸則心之所發輒一過而不留也。大
嘗采訪謠俗見夫夫婦之愚恩勤是篤而拊畜必備長育必殷願

不死然可下
的是通人

復必親出入必謹真摯根於天性雖聰明之質反若遜其烟忱者
無他誠志無歉於衷懷則心之所存自歷久而不倦也。惟然而求
之者周矣。惟然而求之者切矣。蓋求貴乎誠而誠非虛說保赤之
心有斷然者判親疎於隣人其泛焉者耳。誠亦周者心必和周若
誠則不惟其偏而惟其徧焉。精神為之注念慮為之專本此誠以
感動而無窮隱願在在相為維持繼而予和必有是心而保者之
心早代為籌畫也。推其心則為求治之方約其心即為求蒙之術
驗惻隱於入邦其變焉者耳。誠不切者心必不切若誠則不惟其
暫而惟其常焉。起於不及知觸於不能已本誠為以流通而不盡

直下句吸契

何為二字有
水法發揮

海角聊以通契濶之衷懷則一介辱臨豈不憚備途之阻可知來
親函如猶是仰止之素心也然而使者未敢明言也謂是雨晦
風瀟聊以慰索居之岑寂則尺書可惠何不聞片語之通可知妙
簡行人殆直并心源而俱賦也然而使者未敢遽陳也而子則悠
然遠矣人當夙夜同堂則造詣功能亦既相忘於無言莫逆耳若
夫關山俯阻觀面為艱遲之夕而疑其備名不立矣屢之夕而又
信其精進有加矣疑與信之相乘誠惘亦祇勞夫夢寐迨至行李
忽來則精神意氣之交孚者不覺勃焉而欲露而起屈安否抑有
不暇致詳者蓋其知心者有素也人苟勲名已著則文章事業亦

能於五字句
更得神

回環往復情
類遷移

既未見而無待周諮耳若夫氣誼潛通有懷莫訢見其習夫故人
者而色喜矣見其深悉故人者而更心憐矣喜與憐之並積形迹
匪可略乎周旋當其征輪甫息而禮貌情文之交至者不覺詢乎
其可親而為曲綢繆并有未遑旁及者蓋其結念者猶深也坐而
問焉何其禮之恭也問以何為何其情之切也吾於是知子於伯
玉固有相契甚微者矣憶當年戾止淇泉而綠竹興歌曾獲切磋
琢磨之助乃今日別悵所思子不見遂覺鄙吝頓生也相期在性
命之真何如始從前之實獲倘他日重遊沫土而韋編共賞更參
盈虛消息之機迺今日則幸芳訊之已通尚歎雲山渺隔也相賞

善痕俱化

和風塵之外還以徵此後之程功子之此問固微契乎伯玉亦深
識夫使人也不然使非有使乎之嘆則一使一問聖賢相交之迹
而了不異人耳何以遂傳千古哉

到十二分火候福家所祈

梅子熟矣成如容易却難

辛句但賞其辭句之圖

特以者

以季孟之間待之已已

天竺引証

齊君商待聖人之法若有適得其宜者焉夫季孟之間位為亞卿
景公欲以待孔子若謂已得其宜耳曰昔者魯牀孫僑如來奔我
靈公嘗使立於高國之間矣夫成法可循典章似宜則古而立賢
有制權宜尤貴通令茲以東國儒宗辱臨敝邑不敢慢也不嫌僭
也尊不亢而卑不褻有上下咸安者焉以季氏待孔子吾既不能
矣則試更善所以待之之方與待之之地今夫魯之世臣季與孟
其家者也季之權較孟為尤赫溯自子文既命以罷久已在公
之初况乎得民者三世專政者四公故鸚鵡鵲巢而徒畫執冰瓊瑤

斂而臣幾改王汶陽有錫遂開兩社而常昌益之爵視季而稍卑
溯自莒賂既未以後始得有位於朝嗣後而獻子世濟其忠僖子
能補其過故衣以布而羞糧饋馬田邊桃而菜柞分山師邑是封
僅並三稜而鼎立若是者乃命司徒乃命司空而問誰實作司馬
書名有職書勲有職而書服孰是專司吾乃思夫季孟之間也嘗
攷魯有三卿季氏為上孟孫為下而叔孫氏實為亞卿焉或作三
軍或舍中軍族介乎兩家之列三分公室四分公室爵儕乎再命
之班蓋比孟則已有餘而以季則猶不足所謂問也彼其君尊為
國者倚為重臣鐘鼎榮之旂常紀其禮數不已甚隆哉孔子羈旅

詞意雅利
抑亦逐氣
之臣也。以是待之。以云至矣。溯昔夷吾作相。曾著一匡九合之勲。
然三魯三沐。舉其才而功著。平戎猶辭。上卿之饗。焉予於孔子待
之固何如者乎。相歷三君。金玉無藏。乎重器家傳百乘。雞豚垂戒
于盜。臣定之於其間。則有曲而殺。有放而文。位置尤為允協也。况
以左山令。韜衽此臨。濶則置諸左右。而謹郟之田。安必反其侵地。
侏儒之戲。寧能却我萊兵。抑攷敬仲始來。聿賦車乘。弓招之什。然
卜畫卜夜。陳其禮而勞施。負擔僅為。正之官焉。予於孔子待之。
更何如者乎。行父仲萬。先臣戮力而効忠。子仲東門。支族共盟而
見逐。參之於其間。而禮從其加。禮從其減。斟酌更覺精詳也。况以

五一篇之局

鄆邑布衣。惠來表海。則簡自臣僚。而棄田委吏。仕於季者。材寧効夫一官。無忌南宮。師於孟者。位且崇夫二子。抑吾聞之。魯之季孟。猶晉之欒范也。以是待之。而屈谿可不復封。知孔子其幸教我哉。

傾犀言之。歷液漱六藝。身潤

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辛未

適小國者懷魯。適遠國者思周。夫蔡於魯為同姓。而秦實周之故都也。績與缺。適焉懷魯也。尔思周也。且自揚水興。嗟小戎致詠。諸姬憂夫蠶食。故宮感夫黍離。雖吾夫子志存維魯。念切宗周。徒歌虎兕。而增傷望榛苓。而永慨耳。乃東國伶工。接踵高臨。誰行南土。睠念宗盟。誰思西方。願瞻周道。盖行踪雖合。而結念彌深矣。則有繼適齊。適楚而起者。聞之天子。四飯諸侯。三飯魯賜。天子之樂。故兼有其官。歟。稽其名。則績與缺也。問所適。則蔡與秦也。嗟曠野之長圍。悵迷津之莫問。彈琴舞戚。幾傷吾道之難容矣。然而一

讀書得閒

聲情激越

佩一裘其君猶力能雪恥也登巫山而眺遠寧為下蔡之迷三帥
 之輪蹄不返二陵之風雨頻來露白葭蒼未卜伊人之宛在矣然
 而同袍同澤其民猶念切勤王也入函谷而啟關詎等秦庭之哭
 風詩十五國而蔡與魯弗列於編進魯于頌者不啻稱天以賞
 蔡於風者直等自鄆無譏蔡非魯之匹也而終則日行矣日將晡
 矣寧憂當食三歎乎習也采其芹菲而思樂泮水今也伐其條肄
 而尊彼汝墳矣南國之甘棠幾若聽西京之鐘鼓也信處信宿蔡
 人有言應無嫌大聲不入里耳已周書三十篇而秦與魯實居其
 末先之以采誓者顯以維周之衰終之以秦誓者隱示繼周之漸

詞采煥發

秦實周之舊也而缺則日行矣日云暮矣遑問曹部一空乎習也
 好音懷我而東略不知今也好音懷之而西誅可慕坐板屋而鼓
 瑟羞勝循澤畔而行吟也某月某日秦王擊鋏更何妨稱能以
 公堂已吾知其有懷魯之心焉有思周之意焉憶當年妹土與師
 零雨破三年之命郭隣致繫令原傷七乘之車九或繡裳鴻也飛
 狼也跋笑乃人同母五姑之孫子無官而蔡仲受封實先微福
 於元公佐伯禽而治魯故鄉士之舉倍滌隆誼于懿親焉倘他日
 周府歲書毋廢先君之命則通臣雖托身異域猶將賦常棣而諧
 兩國之歡爾念先朝河洲友琴瑟化肅肅之免直辟雍樂賁鐘聽

以鷓首而賜
秦天胡為而
此醉

逢逢之鼉鼓。六成復綴。象也。舞鷹也。揚矣。乃九鼎遷都。百二之河。山塹改而秦仲始大。遂以啓疆于天府。神廟時而承魯周故。泝滑之間。尚鐘累朝之玉氣焉。倘他日夏聲變俗。克追豳雅之遺。則曠。曠方執。技奏功。更將詠靈臺。而奠萬年之業。爾我頌東山。陋彼東海。我詩南澗。耻作南音。嗚呼。此夫子正樂之功也。亦夫子春秋之旨也。

以懷魯思周分柱立論既確切不浮而詞亦足以赴之自是高下共賞之作錢秋槎先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 甲戌

明刑以弼教誌所使而并及其問焉蓋刑罰所以教孝也而士師實主之孟氏之使陽膚與陽膚之問曾子意深哉嘗攷司徒之掌鄉八刑也首日不孝是知孝德固治獄之原也故舉一明刑者而使之可以定春秋之律就一至孝者而問之可以括孝經之全昔吾夫子志在春秋而行在孝經孝經者所以佐春秋之窮也唯曾子之傳得其宗其弟子有陽膚者蓋嘗為士師云曷為為士師有使之者孰使之孟氏使之也夫陽膚之為士師與孟氏之使陽膚常爾曷以誌為問於曾子誌也今夫為士師難為魯之士師尤難

用意雅切落大方

點次亦佳

使字著力

溯自莊僖以逮昭定朝經不肅法紀漸弛孟勞之獲未聞貶其詐也侏儒之誚未聞討其敗也政不正於軍國之間庶門之斬未聞聲其罪也龍輔之獻未聞議其罰也化不行於倫常之際孔子脩春秋至此而憤然傷焉唯誰歎為士師者而亂法若此歟執冰胡踞圜馬胡鞭孟氏為司空慮無以鳩集之矣挈瓶之智不可使也如虎之力不能使也愛虜惠不足使也使陽膚為之殆欲以孝治乎且夫春秋時國勢之衰世俗之偷皆抵皆為士師者壞之也上其手下其手請問於囚左之右之誰舉其契問有上尚德緩刑之書者無有也嗟乎獄者萬民之天下大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

生也今也不然飾辭以視之拍道以明之鍛鍊而周內之為士師者顧若是乎刑之頗僻獄之於放紛弟子之率不謹抑亦父師之教不先也問於曾子吾知於春秋七缺孝經五孝之旨默有會心矣蓋吾魯為孝弟之邦所當以春秋設三科之法治之鷹鷂是逐當引嘗藥之條鴈鴒興謠幾等賦葵之例本經術以定爰書循吏之編所為次於儒林之傳也此一使也可以維宗國之風也而曾氏備孝行之大尤當以孝經論五刑之義諳之分宜正名可析片言之獄痛深同狴寧為兩觀之誅稟師承以掌憲命刑名之學所為不入德行之科也此一問也可以闡尼山之教焉進觀其言庶

裁對穩惟

從漢人說

乃洪大誥治從
鄭說

分殷民為二封
微子一封康井从
史記
方伯用孔說連帥
用鄭說
孟侯從孔說

乎小腆不靖朝歌興麥秀之謠既辟三監尚餘七族惟三月哉生
魄值百工見于周大路少帛備其儀聃季陶井將其命爰告康井
往即乃封周公咸勤迺洪大誥治焉試繼監銘而進述之維商辛
肆害萬方惡俗尤深於妹土延命司寇莅彼東都康誥所由申以
酒誥也我觀介弟之分茅也一則曰往敷求殷先誥王再則曰時
其惟殷先哲王六百祀德澤孔長惟冀宅心知訓矣夫姜首追琢
命象賢之元子者祇備賓王三恪之封而茲獨畀以方伯之寄也
啓以殷虛即迪以彝訓七日用書之際直不啻誥尔多士誥尔多
方爾我寧王永清四海王化尚梗於沙邱迺建孟侯在茲東土康

據孔傳鄭注

誥所由終以梓材也我觀寡兄之錫命也一則曰丕顯考文王再
則曰祗適乃文考七百年丕基初奠更求衣德紹聞矣夫商奄薄
姑賜祝用於魯公者猶侯誕保七年之後而茲獨在於作邑之初
也疆以周索更勗以聖謨四方和會之餘更無妨誥於庶邦誥教
小子尔也誥始言仁說命始言學猶屬臣工交儆之詞惟康誥以
心術之微著為治術聖功本乎聖德較之銘几銘杖而倍覺精詳
也故當年誓昭帶礪衛在五十國同姓之先而府有箴書弗偕唐
誥伯禽而並佚闕睢應以麟趾鵲巢應以騶虞猶屬草野媚私之
語惟康誥以顯聞之戒懲彼腥聞天心協於人心較之周南召南

康者圻內國名用
孔氏馬氏說

而弥徵風動也故他日詩采輶軒街列十五國變風之首而下無
異俗且與南廓北邶以同編爵仍采邑之號式播皇風書從摛衆
之稱如圖王會述其辭日作新民則知與盤銘之自新相表裏矣
康誥篇首四十字馬鄭王孔傳注皆無異詞文義甚明
無可議者自蘇氏倡為雄詭錯簡之說蔡傳從之後人
遂不敢置箱不知漢儒說經自有師承義取不可易
也文非好翻宋人之案實不敢背古義耳 自記

詩云穆穆文王

古聖立至善之極詩之咏穆穆者可述矣夫至善有其極而惟文
王能立之穆穆之咏殆有不盡形容者乎傳者謂吾嘗博徵物理
默察人情固已得至善之形矣夫善既求諸易見之端而尤必極
諸難窺之域古聖人宮廟肅雝夙夜宥密其詣深其量遠後之人
仰儀型焉揚推雅詩殆有莫窮其蘊者爾試即邦畿黃鳥之詠而
進徵之今夫示學者以至善之理固宜擬一至善之境以立其程
而勉學者以至善之備尤宜舉一至善之人以為之準此豈可仿
佛求之而依稀遇之者哉善必視其詣力詣之共能者人爭為存

亦力於虛

詣之獨絕者人幾訝為無則懸其詣以相待而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品所當溯厥淵源也善必觀其性量量之有容者宇宙或間生量之無外者古今誠罕匹則擴其量以相充而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之妙殊難測其涯涘也而吾乃緬懷昔聖竊見夫誕登道岨為明德之至善者非文王乎綱紀四方為新民之至善者非文王乎詩不云乎穆穆文王第以功業著於當時斯羣下之拜賜累牘莫窮其事迹乃若規模無不具精神無不周則繪取全神不禁擬議之俱絕無他善之至者鋪張之語不足以加之也第以謨烈傳之後代斯史臣之論贊一言已定其生平乃若其始也無端其終

花一層寫
之味醇厚
此非晚後
筆意也

也無既則現其內蘊不禁咏歎以長言無他善之至者徽美之稱不足以盡之也則即其詣之不可測者而想其穆穆焉不大聲色不長夏草澄然者清虛之體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凝然者劫燄之神蓋善之詣本有是深而莫窺者以待人之自造而惟文王至之乃遂溯乎其獨深也此豈頌疊疊以令聞頌翼翼以小心所可罄幽深之蘊哉則即其量之不可窮者而想其穆穆焉無然畔援無然欣羨上通帝謂之臨無聲無臭不識不知默契上天之載蓋善之量本有身遠而莫禦者以俟人之自充而惟文王至之乃遂個乎其獨遠也此豈咏辟王曰濟濟咏我王曰勉勉所可傳悠遠之神

哉。然則因難至之一境。以想獨至之一人。卓哉文王。洵為萬世立
至善之極者也。繼之曰於緝熙敬止。不可見其得所止乎。

磨其一句。位以受其真諦。精思
指此乃得此項上圖光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己卯

論誠意於致知之後。自欺宜戒也。夫知既致。則意宜誠矣。意之不
誠。自欺之故也。尚其毋之哉。且人當知之既盡。而得失是非昭然
於內。焉方謂舉天下之至蹟。至動者皆不足。以欺之。知乃明萬理
之紛紜。轉不能辨。一心之真偽。非智於前。而愚於後也。非察於
人。而昧於己也。天下惟人。莫能欺者。往往自欺。轉甚耳。然則經言
誠意。而必次於致知者。果何謂哉。謂誠意無俟于致知。則致知之
功。宜後誠意。意能誠。而後知能致知。而何以致知者。物理俱盡。初
省其意。指不及者。之時。然謂致知而即能誠意。則誠意之功。宜歸

直刺題焉

行徐不迫

接拍想思

眼前語括之
便有至理

致知既致而無庸誠其意矣而何以致知者衆理志明猶開其
意于不及開之際蓋必致知而後其意乃能誠也然惟知至者其
意又往往不能誠也所謂誠其意者知達於外意持於內致成於
前誠繼于後反求倍切所以杜外感之侵內者愈嚴所以防聰明
之誤於此而意猶有不誠者誰欺之乎知者自欺也凡欺者為
智者所欺拙者為巧者所欺其欺也難預料也然人之欺已久而
思之猶有所不甘獨至於自欺則既甘之矣非自甘也以彼蕃變
之交乘而當前立判則情有所甚快自以為快而吾意稍疎則轉
有所不快縱令強吾意以合之而於情未習未習則意終未快也

於未快者而聽其交戰于中自欺孰甚焉智者能欺愚者巧者能
欺拙者其欺也已所知也然已之欺人反而思之猶有所不安獨
至于自欺則亦安之矣非自安也以彼天人之奧義而洞徹無遺
則理據其至足自以為足而吾意稍懈則轉有所不足縱令竭吾
意以副之而於理未周未周則意終未足也於未足者而任其或
虧于抑自欺孰甚焉尚其母之乎然則惟致知者其意乃易於誠
也蓋欺之自外至者每迭出而不窮能使其有所憚而不敢為不
能使其有所悔而不相試者自欺則一轉念而可即改也絕之之
權操之在我第勿自怨焉而其力已決矣然則惟知至者其意

渣滓去盡
渣滓大系

妙緒迴環恰
得者也字神
氣

每難于誠也蓋欺之施于人者為外物所共覩而遽為所
覺而其後遂不可復施獨自欺則蔽于中而莫可察也情之固
環起無端必常自警焉斯其堅乃破身蓋天下惟知之寡明者
每自恃其明而因以誤用其明故人莫能欺者其自欺甚也所
以誠意之功斷自慎獨始

明辨以哲純粹以精理窟中有裨臂游行之樂愚元大奎讀

其嚴乎富潤屋

辛未

誠於中者重戒以嚴形於外者先徵諸富焉蓋能知其嚴斯自求
其潤矣故既重戒之復先即富以徵之吾嘗讀易而知慎獨之功
矣恐懼致福震之所以震於躬也來章有譽豐之所以豐其屋也
人第知揜於中為可安不知可安者實多可畏焉人第知著於外
為可畏不知可畏者亦有可安焉此其境當明辨於幾先而其象
可借觀諸物理爾所視所指既昭昭若此矣斯時也不覩不聞潛
修一室曰明日旦如對大廷壹醉日富彼昏甘處不知也不愧屋
漏爾室罔非相在也曾子故重戒之曰其嚴乎似有屋彼小人

詎宵踞躋於高天厚地之中惕之以嚴則廷內亦豈夫夙夜也對
神明則陟降在庭臨天祖則肅雝在廟凜嚴威之象而獨行獨寢
整攝為難翩翩不富維君子方且謹慎於陽長陰消之會策之以
嚴則居室亦握夫樞機也乘其墉者每切剝廬之患納自牖者常
塵入穴之懷運嚴密之心而觀我觀人精神倍悚其嚴如此此其
功之自勵則在行庭不見之中也此其效之既明則為大觀在上
之象也昧其嚴而忽之則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矣知其嚴而慎之
則道義之門多文為富矣間嘗觀貧窶之子驟致千金錙銖不遺
謙錐刀不遺彼其豐沛鄙家亦殊覺經營之苦乃闔其閤窺其戶

縱極如鳥斯革如翬斯飛而氣象終嫌其陋無他富之實未積於
中也又嘗觀素封之家食比千戶薄夫飲食節夫衣服彼其積居
治產初不事粉飾之煩乃入其門登其堂不必數車以對數畜以
對而色澤自覺其華無他富之形自呈於外也潤故也試先徵諸
富潤屋凡物之非可襲取於一朝者每輕擲焉而不惜若富之累
於畢生者方追維曩日之勤勞而不勝其謹嚴之憲故夫富者之
畜於自奉無殊於蓬戶茅衡也然而潤焉者何能掉乎富以其鄰
焜耀頓增於門廡凡物之非專屬於一己者恒自耀焉以相誇若
富之據為獨得者方深恐他人之窺伺而不勝其嚴憚之思故夫

富者深藏若虛更甚於幕門圭竇也然而潤焉者終必著矣富如
有幅美備已見於宮牆是則窺真境於深巖功固退藏於密而驗
日新於富有效可比類而觀更徵德之必潤而知意之宜誠矣

惟善以為寶舅犯日辛未

但見馮煥鵬

對仗凝鍊精工

徵楚之所寶而更引晉卿之言焉夫善人國之寶也若舅犯者斯
晉之善人矣傳者故更引其言歟蓋嘗誦皇華之什而五善是盜
歌伐木之章而諸舅是遠竊歎天下之君子能進賢而重老
成也降及春秋人材日替而三壇對客塊國者倍重於連城三士
上人謀國者端資夫謹論迄今連類舉之而人可為武者亦言可
為經也楚果何以為寶哉昔先王懋昭明德頒寶玉於伯赫錫舅
之邦楚也僻在蠻夷非若申為元舅寶錫介圭晉啓夏虛寶分彝
器惟是與一二良弼輯寧爾邦家故吟冒有訓僕區有法猶得與

伏下別致

落花與芝蓋齊
飛

古香古色綺交
靖銷此方是讀
書人吐屬

一路折到子犯父業
之勁真如天不無縫

迴繳上截半致
媽姓

晉乘同垂焉所寶惟何則惟善云蓋春秋時世及為官善人雍蔽
若六卿專晉迭秉國鈞是也楚國策其君又能官人故寘彼周行
風退卷耳既不至如荀范中行有日尋干戈之患又不至如孤續
慶伯有降在早隸之傷一時若觀射父左史倚相革皆能作訓辭
道訓典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與董狐之良史爭輝焉詎得謂楚材
晉用也王孫之對洵稱善矣所可惜者志父失辭竟數典而忘其
祖耳昔者乃祖文子左右文公賦河水而善則歸君謀元帥而善
人是舉雖賢如子犯亦曰吾不如衰之文也假令簡子纂乃祖服
以折衝樽俎毋貽寡君羞豈不甚善獨奈何嗚玉以相貽誚譁罵

遂令狎主齊盟者有興君代興之志方城一役晉即是不能與楚
爭焉君子謂趙孟之志偷矣又焉能出穀成釋宋圍一戰而霸始
美先大夫子犯哉夫子犯晉之良也忠而能力楚子嘗稱之服後
戰城濮盟踐土勤王之策退舍之謀猶津津在人齒頰所以十九
年來開闔羈絏誓滌白水投璧濟河舅氏同心投璧而濟河重耳
亦知不寶玉而寶善焉獨念當日者獻公無祿吊使有辭彼白珩
六雙夷吾且納之以求入矣而犯獨滌維樹本剋切陳詞天將興
之卒獲晉國僅所謂善人之言其利溥者非耶夫瓊弁玉纓楚寶
之敗績牽搽壁牽馬晉寶之而啓疆無他善不善之辨耳惜也晉

德既衰。楚氛甚如惡。如王孫圉者。獨不令遇舅犯其人也。

以經籍為爐。翰筆墨經。捶鍊而出。江南武庫。擬其鏘錚。康樂笑
答。讓其軒耀。湯少華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已已

載稽帝德。先徵其通歷之境焉。蓋不徵舜之境。無以稽舜之德也。
所至所自。可不統觀之哉。今使人度量之宏。足以超乎凡俗。尚論
者。猶令將撫其生平。考其本末。以規行誼之全。况大聖人之所處。
尤為夙終哉。獨是溯發祥之始。仰陋未揚。觀景運之終。重華允協。
境之迥異。若未可等量而齊觀矣。而徵聖德之隆。正無妨為之概
論也。樂善莫若舜。而舜之所遇。何如哉。今夫樂善之量。原非因境
而遷。樂善之心。則更隨境而見。吾試徵其通歷之境焉。艱厥后而
艱厥臣。喜起共。廣于堂陛。願深山有靈契。早參諸木石。庶豕之間。

及振有英偉
之氣

苟不即所以推原之幾疑荒墟遺壤祇為鞠晦之區而廣運在
聖心轉秘其神於七友周旋之際二年都而三年國神靈夙著於
側微顧陟位有心傳獨蘊夫精一危微之旨苟不即所以遞接之
幾疑復旦卿雲第顯平成之績而執中在聖量或隱其道於四海
暨訖之餘所自維何則耕稼陶漁是所至維何則為帝是聖王潛
迹每多窮困之遭史臣必溯厥由來以為肇基之本然第論聖功之
所自而非論聖心之所自也舜當在下之時已具升聞之德而田
父讓畔壽邱作器鮫人巽齒至誠之感格未易一一際修陳矣舉
所自以例其餘而凡牧於潢陽灰於常羊販於頓邱債於傳虛觀

包括中間虛
字方有着落

讀書得間

舜者固不必拘乎地爾聖主崛起恒有禎祥之應後人每夸其偉
烈以為受命之符然第徵推聖治之所至而非推聖量之所至也
舜既受終以後詎忘草野之勞而命作司空命作士官命作秩宗
羣后之交咨更難歷歷詳按矣舉所至以要其極而凡五典克從
百揆時叙四門是賓大麓有幼驗舜者更無庸限於時爾典謨陳
治道祇在命位以還而追原其所自者僅一見於岳之薦堯再見
於益之贊禹然濬喆文明之德處塞一如其處通也即所以回
思所自而閱歷有全神固可合徵其事蹟簡冊紀勳猷皆在居攝
之日而實按其所至者僅一則曰帝德罔愆再則曰文德誕敷然

達聰明目之神居順無殊居逆也即所至以遞詳也所至而艱難已歷試何妨統計其遭逢觀其無非取於人而知樂善之不因乎境矣

注意自與至字回環呼應既不俯侵亦不失之寒儉此為才大而心細劉蕙圃師

且古之君子 辛未

君子未可概論也大賢先念及夫古焉夫君子何可概論然論君子於古已不可及矣違言聖人哉若謂士人生當輓近而動輒援古聖人為斷是誠未識古聖人為何人矣夫聖人固未易言即古人之寧易言彼其境必有萬難自處之端而其識必能高越凡流之上苟時焉不察而徒曰古人且然也則曷弗曠觀而重念之也過而宜不必為周公諱也夫周公何人古聖人也聖人之行為千古未有之行聖人之人亦千古獨絕之人使必執其行若相繩則完行亦幾絕於當世使必舉其人以為法則後人正復嫌其不倫

神氣宛合

跟上兄弟說

吾且姑置古。嗚呼。人勿論論古之君子。苟炫君子之名。則謂我好。謂我感純盜虛聲。君子寧為古人。獨據而覈。君子之實。則曰先民曰在昔。緬懷曩詰。君子要。古人為。則吾且曠觀之。則吾且重念之。君子與時升降。其類不齊。而疇然不汙者。則古人獨至。夫古人所處為極難。耳脊令也。兄弟急難。常操也。兄弟孔懷。而吾弟。泛指焉。而無庸詳引為證據也。蓋時既為古。則性情之地。有非三代以下所能為者。雖運會稍殊。猶且。添人繫念。爾古者。民質。敢。麗。其風良厚。而。然。特異者。則君子為尤。夫君子之責。為愈重。耳力行者。近乎仁。好學者。近乎知。而吾弟。概稱焉。而不必妄加以品題也。蓋

跟上仁智說

針對陳賈

對下今之君子
一面

人既為君子。則造詣所程。有非中材以下所能及者。雖風。已。猶且曠世交推。爾人。惟有自恃之心。始輕援夫古人。以為解然而古人何可輕援也。夫古人之品。何窮第論。夫君子則猶舉其偏。不知舉其偏已適得其例也。而吾乃略其等級。渾而名之曰古之君子。覺降格以求。而其人已渺乎難追者。更何事侈陳而速引也。則况而愈下。何妨懸擬以為衡。人惟無自及之志。始假託於君子以飾。慙然而君子何容假託也。夫君子之途。何限。第求之古人。則僅得其半。不知得其半已。志。談其全也。而吾乃核其生。午。推而重之。曰古之君子。覺相提並論。而其名有斷難強冒者。更可藉對證而

針對齊王

且字餘波

自明也。則舉以相形。何妨。切指焉。以為準。蓋君子而在古。已非今之君子所能及矣。奚暇尚論聖人哉。

抑揚盡致。宛轉闕生。李邑侯元評。

義呂詞舉神氣獨完。歸羽吉先生。

其若天潤澤之

國有所由新。大賢進以潤澤之說焉。蓋國之新政之潤澤也。使僅得其大畧而不能潤澤。則亦安見其新哉。今天國家之新立新法。不可變古以為新也。變古則平。平而非新矣。亦不可復古以為新也。復古則膠滯。而非新矣。蓋人情不一。土俗攸殊。必調劑以求其盡善。而後宜於古。即宜於今。固非得其梗概而遂止也。井地之法。大畧如此。此遂可以新其國哉。迺疆迺理。迺宣迺暇。其間損益之宜。未易悉也。使言其大。而不言其細。則裁成未盡。合而需被者。不深。以經土地。以頒田里。其中因革之處。未易明也。使舉其畧。而不

起孝精孝為未
時應此等事以手
無與係正試場
却亦尋目

舉其詳措則措置未盡均而涵濡不遠此固待有以潤澤之也苟
挾好大喜功之見薄前人之制度廢之以自尚新奇孰知所陷既
開其利溝洫并絕其原遂使貪黷之風滋盛是治弊而適以滋弊
也則不知潤澤之過也抑矜居今反古之能取先代之章程繩之
以獨標新異孰知世業既病紛更限田又能多攘奪遂使邪偽之
術滋萌是師古而適以亂古也則不能潤澤之過也若夫行之精
密者任以三農約以九賦釐然定其規條而後恩膏漸入俾高原
下隤隱存先世之規模行之周徧者載師任其遂人安眠散然陳
其法則而後治化流通俾井里桑麻更煥前人之氣象此所謂潤

勇少一白也應脫
美
美
美

潤澤之也千載之變遷非一禹則三壤湯武九圍周定三等立制
已難沿襲矣滕當齊楚之交驟以古制繩之必將駭然而不安夫
不安則難云潤澤也必也屢省其耕斂歷相其陰陽務使德意之
漸摩者久而其為用乃化而神五方之風氣各殊土會有法土均
有法異宜不可混同矣滕介兗徐之域繁以地事律之必將琴焉
而不均夫不均亦難言潤澤也必也疏通其畝澮增益其隄防務
使惠政之濡染者深而其為功乃簡而靜夫望陰雨於泰苗其事
在侯伯也祈甘雨於田祖其職在鄉士也子與君交勉之國政庶
幾一新矣

文子雖亦雅物然在
作女未免于題者未得才也

賦得金人捧劍得秦字五言八韻

上已徵嘉瑞奇聞賞晉臣騰空傳古劍捧出自金人紫氣何
年現榮光此地陳水心涵有影仙掌握無塵承露差堪擬流
泉詎或淪倚天應吐燄妙手自通神躍冶呈良器流觴記舊
津披圖瞻

辨曰割制鄙羸秦

以粟易之至以粟易之乙亥

易必以粟兩詰之而情已窮矣夫以粟易冠恐其害於耕也然許
子縱不害於耕矣而所以佐耕者又烏能不易以粟耶且易之為
用大矣哉貴與賤易治聖與愚易性古與今易宜遠與近易俗此
其大較然也家下而僅僅易以粟種粟而食衣且不能無織而况
於冠乎且徵特冠而已也即使許子並耕而食饔飧而治為其事
而無其具吾知其萬萬不能然而許子固種粟而食者也恃粟以
往雖舉天下之物無不可以粟易之矣奚有於一劍夫相之之勝
也尚負耒耜而來烏若許子且汲汲以屨席易粟之不暇安所得

粟而易之願吾勿慮其無粟以易也吾正欲其并斬此粟而弗以
易也乃許子之說則以為害於耕矣夫易不一道以所有通所無
變易之良法也害不一端捍大災禦大患除害之善經也設使許
子秉堯帝之火德服太古之黃冠坊庸貓虎之祭澤及昆蟲螟螣
蠹賊之災秉畀田祖而且範金合土興火化之功緯耒均田頒土
之制情見生而功參田畷沒而享配先農則雖據左右而嘗旨否
擊琴瑟而饗齊明不為侈也如是雖不以粟易而何害于耕雖不
畊而何害於許子雖然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使許子廢農功而脩媚
首先于耜而謀揆衣為務其緩圖舍其急務許子必不為也而並

耕之說仍不可得而破惟然而窮之於耕以外者莫不若窮之於
畊以內矣夫許子固種粟而食者也使許子而無釜甑雖有粟烏
得而食諸許子而無鐵又烏得而畊且種許子而必一一自為之
則仍何解夫害于畊而果也再日以粟易之矣夫有粟可易許子
之計則得矣然使世之為釜甑為鐵為冠者送許子並畊之說一
一而歸農豈不甚善願許子雖得粟愈多持是將安易哉而猶猥
曰並畊乎

王者之迹而詩亡煥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其二
春秋為王者而作所以正晉楚之史也書蓋春秋為王者而作則為
王者之春秋矣雖不作庸得不謂之作乎而豈乘與檮杌所可等
類齊觀乎昔春秋之天下也一王室日卑之天下也一晉楚日強之
天下也大聖人懼焉于是作春秋以維王者之權夫而後大師之
周樂賴以存伯國之寶書也可以廢春秋之書王者之書也前乎
此曷為不作曰王者雖遠而迹尚存于詩也昔周之盛也定一王
之法握萬乘之權驅檮杌于四裔也御樂雖強侯如晉也父楚
熊繹莫不恪恭王事故四方之志周皆得掌之維其特會盟征伐

諸大典其迹皆見于雅而巡狩省方觀民間俗其迹又見于風詩
不曰王者之迹猶未不熄也如是而春秋可以不作迨自東遷以後
天下無王者者無王者詩安得不曰晉鄭焉依無衣致諱風詩亡而
封建之迹熄矣荆舒不至漸石興歌雅詩亡而征討之迹又熄矣
然則王迹之熄晉楚之橫為之也孔子布衣丁周之季勢不得揚
風雅復王者之休風又不能奪晉楚之權擊而歸諸王者于是
嚴上下定名分綜二百四十二年南面寶書之尊王者而作春秋雖
然孰謂孔子作春秋者昔者羊舌肸習于春秋矣晉不有春秋
乎申叔時教之春秋矣楚不有春秋乎孰謂孔子作春秋者然

而晉楚之書終不以春秋稱而以檮杌稱者何也曰春秋
者王者之書也天下有王者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王者則王者
之權吾不知誰與將與晉耶晉蔑王章而與之是僭也王者所必
絕也將與楚耶楚敗王略而與之是亂也王者所必討也孔子存
王者之迹而作春秋敢與晉之乘楚之檮杌等耶夫晉本名唐
其曰晉非王者之所命也楚本名荆其曰楚亦非王者之所命也
詩錄唐風春秋書荆人存王者之迹也夫使王者在上諸侯守職
晉安敢作爰田州兵楚安敢為長蛇封豕又安敢顯然以名其書
然則晉之有乘楚之有檮杌也王者之迹熄為之也有王者起收

不過占星辰。奠世擊策命。明約劑。反不若後世之強。僥赫然有可
紀之迹。無他。其迹皆見于詩也。故王者在上。則春秋不_可及。作及王
室_之東底也。晉橫于北。楚橫于南。周之子孫。明失其序。而王迹于是
始熄焉。請隧問鼎。王者賞罰之迹熄矣。雅詩安得不_可。廢禮爭承
王者。懷柔之迹又熄矣。風詩安得不_可。孔子慮詩止。而王者之
迹竟熄也。于是乎繼風雅而作春秋。雖然。孔子亦幸而不生于晉
楚身。使生于晉楚。則雖載在盟府。史書具在。亦王者所必黜也。而
又安敢作為。夫晉楚之立國也。桐丘分壤。以王參壘。算路啓此。以
雄南服。王者若曰。命侯其惟謹。守藩封。共獎王室耳。乃未幾而王

靈不及也。無以鎮撫王室也。至使其臣如董史左史。輦奮其私智。
悖蔑王章。青簡丹書。肆然_著作焉。君子曰。此王迹之熄為之也。使
王者而在上。春秋且不作。晉又安得有乘。楚又安得有禱。杭哉。夫
蟋蟀興歌。猶奉王者之正朔。祈招致諫。猶思王者之德音。繫豈
之大雅小雅之材。詎不能作為詩歌。潤色鴻業。然而王迹既熄。則雖
有詩。直謂之詩。止可_知。况復擅王者之威福。狎主齋盟。晉楚之後
可交相見。遂令府無虛月。史不絕書焉。春秋二百四十年。書朝王
者。再書在晉。在楚。數見不鮮。蓋晉楚日橫。而王迹熄矣。然則晉楚
之書。固王者所必絕也。而要皆王迹之熄為之也。有王者作。太史

下士矣禮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同士也而祿弗同焉甫田之詩曰今適南畝又曰烝我髦士古之耕者井為下士則授之以田將毋同乃攷其制祿則同於大國次國云夫庶士庶人無庶下士與庶人則與庶人在官者亦同寧以小國而獨弗同先王曰爾雖叢余國爾旅士同此寵嘉焉碩人胡嗟錫爵侯人胡嘆斯飢五十里雖小為田四十五萬畝實為四萬五千夫之地焉其以公田所入祿之爰代之耕然而人或疑之謂司祿之職闕以其弗同也司徒之官存以其盡同也蓋田制無弗同者也而祿制無一同者也顧自下士而下既不可以幾倍計又不可以所獲稱則略之也略之

故概而同之也今夫先王祿制之終有合計之而同之中見其不同者田制之起有分計之而不同之中見其同者饗人更駕御者饋洎此為允食者言耳若夫士田為下士所授之田官田為在官者所受之田牧田為下士與在官者分受之田齊其等仍異其名此同而不同者也夫家有罰夫布有征此為無田者設耳若夫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權其通仍限其額此不同而同者也蓋畊者固同有所獲矣而同以一夫百畝為斷抑又考之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鄉之夫也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遂之夫也此不

可強同者也。戴芟之詩曰：侯主侯伯侯亞侯旅言統乎一夫也。縣之詩曰：延疆延理。迺宣迺畝。言畫以百畝也。此大略相同者也。彼下士者，雖與庶人在官，同祿不與庶人在野者同耕。十畝之間，閒閒泄泄為小國之下士。咏也倘於坐塾教耕之際，而動念歸田歟。或曰：下士視上農夫，則下士與一夫將毋同府食，八人史七人胥六徒人徒五人，則在官者與畊者將毋同而與下士將毋不同而吾固言其略也。略之故同之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己己

述異端之論而先舉其尤著者焉。夫孟子時異端之出其說以相難者多矣，而告子尤著。公都子故先述之。戰國之世，邪說並作，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學者稟承師訓以來，宜不復參以異論矣。乃有其人聲震于當世，其言顯背乎吾徒，則不妨指其人，徵其言，以質諸函丈之前，而得其折衷之說。繁稱博引，夫固可首舉其詞，爾告子者，所稱不動心者也。言不得而勿求諸心，心不得而勿求諸氣，強詞取勝，孟子已及覆窮之矣。白羽白雪之喻，秦炙吾炙之言，公都子豈不聞之，而猶鯁鯁然道其詞弗置哉。且夫詖行放淫

寫出所以述告
子之之故皆有
至理

辭曩者孟子論好辯公都子實親承之矣觀其與季子言敬殆亦
非資稟高明詣力深粹者不能乃必舉告子之說以為問者則何
也蓋告子之說其易以惑人者有二異端之爭鳴也每樹一幟以
相敵則其說之明悖乎理者不待辯而其妄自知告子行隱怪之
學而又工於措辭故倡議之餘不難竊近似者陰附之以曲蓋其
短食色有言內外有言正襟而論若示人以不疑則其炫惑當時
雖至明者亦莫能察也而公都子固未必窺見其微也邪達之害
正也每立一術以為名則其說之各據所長者苟滌詰而其情立
破告子具頑悍之資而又善於文過故窮問之下不難取一說而

數出之而巧變其詞忽而喻諸杞柳忽而喻諸湍水矢口而陳且
示人以不測則其簧鼓斯世雖善辨者亦莫能爭也而公都子更
未深知其隱也必想其漫為侈陳初不以告子之言為讞夫楊墨各
行其道而告子直欲入吾之藩莊列自遁於虛而告子直欲破吾
之衝彼其陽託儒林若視雕龍炙轂之儔其恣逞荒唐者而殊為
近理質之孟子庶可釋疑也而隻義單詞竊附乎直而勿有之意
抑其首為援引亦明知告子之論為誣而理屈則多方以求伸既
無以執告子之口詞窮則更端以善遁又無以服告子之心彼其
自成論列若較堅白異同之說其諱稱姓氏者而更覺無稽質之

孟子庶有定論也。而發凡起例。更從夫罪為魁首之條。觀其論性。而知與或人之說。皆非也。向非公都子發之。後世亦孰知告子之言為妄哉。

暢所欲言不為題縛 劉廣庵師

力不能勝一匹雛

戊辰

萬大宗師錄遺常熟縣學第三名

甚言力之不能勝而極之至小之物焉。夫物苟至小。豈有不能勝者。然欲形其不能。何妨極之一匹雛乎。且人各有能有不能。此固視乎其力也。而亦貴乎能勝。乃有時以竄易能之事。出於所共能之人。而於萬無不能之中。姑作一或不能之想。則力之見。繼轉在物之至微焉。子論人之形。吾且論人之力。則設也有人於此也。今夫人豈不貴乎有能哉。事不極之至易。則能者或難。同強同然而程能者尤必觀之於易也。輕原等於鴻毛。重反同於輿羽。則况而愈下。可求諸民生日用之間。責不極之至輕。則能者或難。驟致然。

而量能者尤必驗之以輕也物本宮中之取事同乃意外之奇則擬於不能可徵諸提挈取携之際且夫論力者必期乎勝而能與不能其間亦大相懸絕矣假使于田暴虎狙左逆狼犛彼小死殪此大兕其云不能其無足怪乃等而下之而至於一匹則公膳竊更味不登夫鼎俎庶人是摯用不達乎朝廷况其雛也尾不盈握原在弗食之條肉可代雞幾似其洎之饋此固易同執豕小等烹鮮婦孺子誰弗勝之而諉曰不能也夫誰有之而誰信之哉不知天下事正有不妨作如是觀者天下理之所必無未必非情之所或有若一匹雛之不能勝人必駭為無矣夫人之不能亦何

定第不即寔懦者以為準則其象不呈而吾乃循乎不能之等差連而及之以至於一匹雛而此下更無復再甚也則姑為之設是想曰不能勝固為論力者立一難恃之形天下絕無之事未嘗無僅有之時若一匹雛之不能勝人必驚其有矣夫人之不能亦何窮苟不即至怯者以為衡則其說未盡而吾乃略夫不能之層級概而視之即及於一匹雛而此外皆逆可類推也則竟為之實其詞曰不能勝更為論力者繪一可危之狀則無力人矣然倘其能舉百鈞亦烏得不謂之有力人哉

傳說舉於版築之間

五句 辛未

歷數撥亂才而原所自舉焉夫傳說諸人皆撥亂才也然原所自
 舉遇亦窮矣是可由舜逮及之且士生輒近抱抑塞磊落之奇不
 無特達之知無先容之助輒慨然太息曰世無愛才者乎何為至
 今不舉也乃吾式觀商周之際曠覽春秋之間若王佐若伯佐赫
 赫如前日事而攷其初迹則亦從備嘗艱險中來者抑又何也藉
 古帝舜何興之勃也夫舜一舉於師錫矣再舉於岳薦矣乃不日
 舉而曰發者帝王之興自有神助非君相所得操其權也自是以
 還帝降而玉王降而霸亦古今來人才升降之一大機矣間嘗采

脫胎嘉魚可謂神肖

勝朝之軼事讀列國之寶書而得五人焉竊為悲其窮幸其達而神往不置云若傳說膠鬲管夷吾孫林教百里奚既舉之後遇合何其隆歟乃於版築於魚鹽於士於海於市未舉之先遭逢何不偶哉和士多窮途而可憐者此身而數財未敢自也假令五人者乘時奮迹得振拔於英年而三年早賚三書早盟三沐早薰三月早相三日早語豈非人情大快之端又何至半生淪落赭衣檻車困於刑持籌握算困於貧輟陽章澁又困於兵也然而無可如何也賢人無阨地而可憑者此理而命即付諸自然也假令五人者長此終窮遂連遭以沒世而青靡終復家老終孫敗將終囚遺

孤終隱媵臣終逃寧非終古不平之事又安異日勛猷延六百年之祚定七百年之鼎成二百四十年之局也然而必不如此也所可幸者舉之奇也年終老窮山畢生憔悴銷湮傑士之聲華矣乃良弼也而徵於夢貴老也而徵於雨賢相也而徵於鉤徵於薪徵於皮真賞在風塵偏索諸淒涼寂寞之區荒徼蠻夷之地如莫泥塗汙辱不足長困英豪也今雖辰星蹟跡玉版流芳乘馬成書衣冠遺象廣傳歌猶俯仰低徊修陳之以為快尤幸者舉之晚也胡來妙齡通籍朝右委蛇磨滅幾人之村智矣乃中興才而養於備開國才而養於貶救變才而養於俘養於樵養於乞奇不遭抑鬱

此意更高人所未到

及有以操其功名之券成其仕進之階轉覺華旆豪門未能逢如
物色也今即秣城久壩鮪水長流高臺已頽澤畔空吟宛東莫問
猶嗷涕感涕歷數之以為奇曰皇天佑助前沈後揚有如此舉夫
慨當以慷噓壺欲缺孫長真先生

尊德樂義則可以置置矣故士窮不失義

甲戌

惟尊故樂可先徵其守義之學焉蓋德即寓乎義之中而樂自見
於尊之後也守之不失可先驗其處窮矣且士君子所以宰制一
心者在德而剛昨萬變者義而已矣以義自衛物自莫敢加以義
自安天亦不能奪無他性情不廢者必其氣之已卑也操守不嚴
者必緣境之所累也惟裁以義焉斯心常伸於萬物之上而境即
不妨偶屈於萬物之下子於置置求其可豈不以置置存乎心而
知不知存乎境以有定之心值無定之境或置置於見知之日為
易而置置於不知之日為難焉安在所謂士窮乃見節義哉唯然

而尊德樂義之說可為子正告矣吾見夫真正自娛傲軒冕而弗
顧泥塗自辱對圭組而如遺者當其始特窮巷掘門桑戶蓬樞之
士耳及其遊說諸侯倡為士貴王不貴之說方謂彼吾游者吾能
尊顯之矣而究之人弗尊也則以所尊非德也其不能尊德則不
能樂義也義為干城德性凝而日固義為正路德心廣而日亨守
之勿失雖歷試諸艱難困阨之遭亦安往而不可與今夫義也者
德之基也士之本也間嘗觀今之高人畸士標上德之名者講德
之論嘗自鳴得意於人矣而不知義為定名德為虛位舍義
而別求夫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所以清靜之學流為刑名

隱逸之風變為任俠人方謂彼其處窮時之節搢何如而今竟失
之也乎然而義失則德亦俱失斷未有窮而不改其樂者也故惟
尊德而復能樂義而後可先驗其處窮時也夫行而宜之之謂義
豈必窮而後見又豈可窮而不見乎義不為矯激之行故德底于
中和義不尚氣矜之隆故德臻于純粹義不可屈故韋布而德可
以冠帝王義不可苟故爾室而德可以質天地知所尊所樂之弗
涉於邪也而且明信快恐尊之樂之之或隣於怠也而嘖笑小嚴
筆瓢陋巷蕭然無與也縱橫捍闔夷然不屑也其不失也即其樂
義也其樂義也即其尊德也翼翼之概豈以窮而或異哉夫士也

父之百况里
相往之教

夫奧妙之區而幾幾難必則其中有所危焉而寧借勤敏精神不
銳者不可以有為夫有為者之材加其所蓄甚銳矣譬險繼幽直
欲窮夫精微之域而隱隱可期則其意有所恃焉而幾忘勞瘁吾
試即有為之心而擬之更試即有為之象而例之今天入道者不
啻入淵也勞力者不啻勞力也吾觀易之繫辭曰履為德基恒為
德固基者為之始也固者為之功也解損則為日脩矣有益則為
日裕矣由是而取者井夫井為德之地也為義之辨也勿問不窮
而養居所而安井之利用何若第溯其經營伊始正可取象以相
參勿問瓶何以贏繻何以沅井之既設何若第觀其各揅方興已

巨泉字以里
鏡入

可借觀以相證則盍作掘井觀乎使於此而日以督井之竭舊井
之泥則已矣夫苟未能為井亦何必掘而當其掘則固可以為井
者也可以為井則掘之者有權矣度其地脉相其天時方挾奢望
之必償而需沙需泥因弗竭力蓋井必有藉於掘掘必可冀為井
也而吾特從其辨以稱之曰掘井已為有為者設一可恃之形使
於此而遠問井鏡若何井收若何則已蹀夫哥既成為井亦何庸
掘而當其掘則猶未成為井者也未成為井則掘之者宜急矣匠
人為耜車人為耒方畫人功以聽命而入穴出穴莫敢告勞蓋井
不能自成其井掘豈徒常用其掘也而吾特舉所難以指之曰掘

注及字

井更爲有爲者立一可危之勢何也有爲者必期於成猶掘井者必及夫泉也不然其如九轍何

空山鼓琴沈思獨往日二江心思

孝力直入身空重與

有如時雨化之者甲戌昭文王邑侯會課書院趙等五名

聖教法天其化有獨神者焉蓋待化者賢而幾于聖也能化者聖而入於神也時雨之象不可擬乎嘗思大造之化物任物之自領之而大造不勞也大聖之化天人任人之自領之而大聖不勞也盡人事以俟天機則有爲而幾于無爲矣藉天機以還人事則無爲而渾以無心矣試首徵君子之教夫君子之教一天而已矣資稟未醇者天亦無所施其力若夫清淑之氣賦之既厚則其得天者獨全也功能未至者天亦無以導其機若夫精微之詣養之既深則其待天者尤亟也無形之形其形可擬無象之象其象斯呈

蘇秦

何處有國游計

雖然名亦何常之有臣工有朱而元子亦名丹朱冠字稱仲而才子且名季仲知隆古未備其儀也乃何以稱舉陶者並舉庭堅咨栢翳者並呼大費并不徒堯曰放勳舜曰重華禹曰文命之雜出其文阿衡官也而或謂伊尹之名萊朱相也而又垂中器之名知地家不專從質也乃何呂易之繫帝乙也為開叔之主書之引帝乙也為未造之君并不徒太丁沃丁太甲沃甲太庚盤庚之稍殊其錚不獨此也鄉曰衛齊惡今日衛侯惡君不奪臣之名既有仲嬰齊復有公孫嬰齊弟不避兄之名其不相顧者一也畜牲不名而衛有史狗鄭亦有堵狗惡疾不名而衛侯之兄名輒衛侯之孫

又名輒其若相沿者又一也且也重耳也而載書曰晉重東國也而春秋曰蔡東展與也而君子曰莒展二名而去其一此例不僅見諸仲孫忌魏毋多美文侯仇也而又稱義和楚王居也而又稱弃疾簡子鞅也而又稱志父一人而二其名此例又不獨見諸小子履商王受矣况乎名又有同于姓者鄭有印氏而子皙之子名印晉有趙氏而占兆之史名趙將不諱其姓遂不諱其名乎姓更有出于名者殺氏之先出自共井段顏氏之祖出自邾婁顏將欲諱其名遂并諱其姓乎夫然而名正難言矣山指具教舉諱曾嗤夫范獻而黑肱以濫又胡為入境而無嫌母名徵在偏諱夙仰夫

尼山而感統祀閔天胡為臨文而弗避顧吾且即名而覆恩之即
名而重核之名有統子以父者若潘廷之堂申鮮虞之傳摯此史
策之紀載則然也而溯肇錫于有帥有成自嚴銘者自名之義名
又有以子稱父者若知榮祿外臣首察盈祿陪臣書此大廷之對
教宜余也而念先之口澤乎澤自深聞名心懼之思夫立元相元
名徵于噩夢禡父宗父名應于童謠規觥以墨名授自神人其名
曰牛名占諸墨食名非所以吐情自紀哉縱曰費人教人慈親投
杼孝如曾子亦不免有名族之同者然而惟矣名所獨也

天或轉其說賦說於又一也且也重耳也西漢書曰晉重耳東國也

